

刑
案
匯
覽

刑案匯覽卷四十八

目錄

誣告

誣竊拷斃不准保辜仍分首從

疑賊相毆骨斷正餘限外身死

把總將賊妄扳之人棍責身死

把總被竊獲賊妄扳無辜致斃

州同誤信衙役疑賊妄拿釀命

捕役妄拿良民拷打逼認致斃

捕役誣竊私拷放出之後溺斃

捕役鎖拿舊賊失足落河淹斃

衙役獲賊被罵向毆致令自盡

捕役獲賊拷出竊情致令自盡

捕役獲賊拷問別案致令自盡

捕役誤聽人言誣良拷逼自盡

捕役誣銷賊人爲竊在押病斃

頭役教賊誣扳散役往拿釀命

疑賊告知散役逼認拷打致斃

捕役非奉官差詐竊匪自盡

捕役獲非本案賊匪失跌淹斃

捕役圖利調停被誣之人自盡

捕役畏比教令賊犯妄供爲盜

捕役畏比拷逼竊賊妄認創墳

捕役緝盜因疑誤拿平人送官

捕役疑匪妄拿平人致令凍傷

挾嫌誣指良民爲盜共毆致斃

妄拿票內無名人致在押病斃

希圖嚇詐串通差役藉屍誣陷

總甲攜葬圖詐誣人身死不明

鄉約圖脫子罪教賊妄認別案

革役誤信人言妄拿良民拷打

番役拷打寄贓之人致斃

衙役唆人捏告欠項希圖分肥

清書嚇詐賄匪捏名稟請拿究

巡夜兵丁疑姦嚇詐致死二命

生員代人扛幫作證加等治罪

生員健訟屢次控擾情類寔徒

生員好訟多事斥革按律發落

嚴查積歷訟案及生監唆訟

監生京控縣書勒折浮收

生員誣良爲竊毆死一家二命

官員互相稟訴如虛卽應坐誣

屬員誣揭致被誣之藩司自盡

典史妄揭印官擬軍復行翻控

職員誘姦謀娶誣告知州逼供

官民圖詐藉端控告分別治罪

誣告叛逆擬斬監候入於情實

蒙古誣指家奴爲賊致令自盡

蒙古典衣疑賊拷問釋放自盡

增

干名犯義

誣告兄妻謀斃其子屍遭蒸檢

誣告期親尊長軍罪抵充軍役

誣告胞兄叛逆事出有因量減

誣告功尊致令抱病在家病故

私口墳樹被控捏情反誣功尊

誣告而又詭詐致弟自盡

誣告女婿毆斃母女屍遭蒸檢

誣告外姻小功卑幼死罪未決

誣告妻父謀命逼令伊妻誣證

誣告卑幼因而致死分別減科

妻父悔婚另嫁舅婿互相捏告

毆妻自盡妻父京控身死不明

被通竄姦賊告其夫與人通姦

誣告伊夫謀毒係因迫於母命
子媳誣告伊翁熾起懷疑冒昧
弓兵教唆婦女誣告親翁調戲
教唆姦婦誣告本夫抑勒賣姦
姦夫教令姦婦誣捏伊翁調姦
教令姦婦誣陷其子姊弟通姦
姦夫誣告本夫傳教致令拖斃
媳因犯姦斷離挾嫌誣告舊姑
妾被出誣告禮家長之子逆倫

家長主使奴僕誣告父妾之子
放出奴僕之孫應試不遂誣告
已放回籍奴僕誣告家長

子婦僕婦干犯誣告酌量官買

奴僕誣告家主雖得實亦治罪

奴僕挾嫌誣告家主占奪伊妻

雇工誣告家長更娶分府之妻

蒙古人誣告其父照刑律擬罪

刑案匯覽卷四十八目錄終

刑案匯覽卷四十八

誣告

誣竊拷斃不准
保辜仍分首從

奉尹 咨承德縣詳朱起富等聽從逸犯趙幅誣指
良民張發爲竊用鐵鍊扭勒骨折越七十二日身死
例涉疑似聲請核示所有誣良爲竊拷打致死之案
應否將爲首一人擬斬監候其餘從犯俱發邊遠充
軍若被拷之人死在正餘限外應否將首從各犯一
概擬軍咨部示遵等因查例載誣良爲竊之案如拷
打致死者俱擬斬監候又將良民誣指爲竊捉拿拷

誣良爲竊致被
誣之人被官差
詐賊斃命案據
官吏受財條浙
省柳張明

打除實犯死罪外其餘不分首從俱發邊遠充軍又
名例載本條言皆者罪無首從不言皆者依首從法
各等語此案朱起富韓自和聽從逸犯趙幅誣指良
民張發爲竊用鐵鍊扭勒張發左腳腕骨折越七十
二日身死該府尹以例內載明除實犯死罪外其餘
不分首從則實犯死罪應分首從可知而新例內又
有拷打致死俱擬斬候之條俱字之義似亦非指首
從而言或係仍循原例之舊然例文究未指明未敢
平空臆斷至誣竊拷打之案是否准其保辜例似亦

無明文咨部示覆等因查律言皆者罪無首從誣
致死例內既無皆斬之文自應分別首從各照本例
科斷未便拘泥例內俱字遽將首從各犯一概問擬
斬候致與例意不符至保辜限期係指尋常關礙而
言若誣竊拷打致死擬斬之例係仿照故殺律纂定
是以乾隆四十八年原定例文內卽有照故殺律字
樣至道光二年修改例文時始行刪去故殺例不保
辜則仿照故殺定擬者自不在保辜之列今朱趙富
等誣良爲竊用鐵鍊扭勒張發左腳腕殞命係屬誣

竊拷打致死未便以被誣之人死在正餘限外遽將
誣竊之犯從寬未減惟究係何人傷重致死及有無
主使之人未據該府尹聲叙明晰其應坐何人爲首
擬以斬候之處本部礙難臆斷應令詳細審明按例
妥擬到日再議再查誣竊拷打致死原例內俱字係
總承上文死者實係良民不問是否有心誣竊及死
者雖係舊匪而誣竊出於有心數語而言嗣於道光
九年修改例文時節去死者實係良民數語俱字漏
未刪去以致該省拘泥例文咨請部示應俟下屆修

疑賊捆毆骨斷
正餘限外身死

例時將俱字刪去以免歧誤相應通行各省查照

道光十二年通行

川督 題程泰等疑竊妄拿李二娃致傷右腋肋骨
斷越八十五日身死一案將程泰依誣竊致斃人命
死係良民不問是否有心誣竊拷打致死者擬以斬
候聽從拷打之何春泰照誣良爲竊捉拿拷打例擬
軍查本年八月奏定新例誣良爲竊之案如拷打致
死者擬斬監候其疑竊致斃之案悉照謀故闖殺共
毆及威力制縛主使各木律例定擬奏准在案此案

程泰因伊戚張崇文家被竊銀錢報縣詳緝並託該犯代爲查訪適李二娃於張崇文被竊之日在張崇文屋後檢取柴草兩次該犯聽聞李二娃是日曾在張崇文屋後來往疑係李二娃偷竊因與何春泰等赴山捕豬路經李二娃門首追及李二娃形跡可疑程泰起意將李二娃喊至盤問卽與何春泰等將李二娃喊至附近巖洞盤問李二娃不認該犯恐其狡賴令何春泰等將李二娃按倒地上用篋索將其左右脇肋併攏捆縛用木棍串入橫放在右脇肋用力

按歷道令吐出賊情李二娃總不承認該犯亦卽解
放將其擡送回家李二娃醫治不痊越八十五日殞
命詳加查核如果案情確實是該犯程泰釐起疑竊
與有心誣竊者情節判然惟死係被該犯等捆縛壓
傷右脇肋骨斷身死自應按照新例將疑竊拷打之
程泰照威力制縛因而致死律擬以縲首死越八十
五日已在破骨傷正餘限外如係鬪毆其毆卽應照
律止科傷罪而威力制縛致斃人命在正餘限外應
否照律止科傷罪例無明文亦無似此成案檢查嘉

慶十二年直隸省題把總薛貴獲賊王大向其究問
窩家王大供與胡二認識胡二不認薛貴喝令兵丁
李欄端用棍責打致胡二被責受傷潰爛身死該省
將薛貴照威力主使律擬絞係正限外餘限內身死
奏請減流在案查威力主使與威力制縛情罪相等
威力主使致死在正限外餘限內之案既准聲請未
減比類參觀則威力制縛死在正餘限外似應照例
止科以折傷之罪庶與現定新例及辦過成案相符
惟案情是否確實似仍應駁令另行審擬以成信讞

把總將賊妄拔
之人袒賣身死

道光六年說帖

直督 題把總薛貴祖賣胡二受傷潰爛身死一案
前經本部以案內之王大與胡二本不相識因向乞
食被冒始詢知胡二姓氏次日王大作竊被獲該把
總究問商家王大卽供與胡二認識致胡二被賣身
死恐係王大被冒挾嫌有心誣陷該把總任聽王大
一面供詞輒卽妄拿棍責亦恐有串囑誣扳索詐故
勘情事駁令研審茲處訊明王大委無挾嫌誣扳該
把總亦非希圖索詐故勘仍照原擬具題詳核案情

似可毋庸再駁至該把總薛貴照威力主使擬絞兵
丁李幗瑞照爲從擬流之處檢查乾隆六十年該省
外委王敏曾棍責民人顧梅身死一案將王敏曾依
威力主使擬絞聽從下手毆責之兵丁高成玉擬流
題結在案今薛貴等事同一律所擬絞流各罪尙屬
相符只可照覆其胡二死於保辜正限外餘限十日
之內聲明奏請等語查胡二因傷身死旣以該把總
薛貴擬抵卽應薛貴保辜律無主使之人不應奏請
未減之條薛貴所擬絞罪自應照例奏請加蒙

把總被竊獲賊
妄報無辜員職

恩准其寬減將該把總減流追埋兵丁李幅瑞亦應照
例減徒該犯業已病故應毋庸議

嘉慶十二年說帖

湖廣司 查例戰犯該遣軍流徒等罪非尋常經見
之事及酌輕酌重之案俱詳叙似招隨結隨題又審
擬罪名除奉

特旨發遣新疆等處外其餘罪應軍流徒杖人犯悉照本
律例問擬不得擅擬改發新疆其實在情重罪浮於
法仍按本律例擬罪均於疏內聲明恭候

聖裁各等語此案已革古文坪營前司分汛把總楊星坤

囚寓內被竊衣服拿獲舊匪張道銀責訊追贓張道銀具刑誣認復因追取原贓混扳何幗成之妻李氏寄贓該革弁飭拿何幗成到汛押追贓物並稱欲解廳究辦李氏因夫被押無贓可繳並恐拿伊審究畏累投繯該撫將張道銀比照誣良爲竊之案若止空言捏指並未誣告到官亦無捆縛嚇詐逼認情事死由自盡者擬流例杖一百流三千里尙屬允協應如所咨辦理至該革弁楊星坤據該撫訊無圖詐指逼情事其被竊衣物因張道銀本係舊匪又於先日來

至混同形迹可疑飭兵查傳尙非平空妄拿惟該革弁本無審事之責並不解廳審訊輒自向查問擅行掌責又將張道銀証扳寄賊之何幘成等傳案追賊混行管押致無辜之李氏畏累自縊實屬任性妄爲該撫擬將該革弁楊星坤於張道銀滿流罪上量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聲明該革弁在苗疆重地倚恃武弁濫刑釀命情節較重請發往新疆充當苦差以示懲戒等因本部查該革弁楊星坤違例審訊擅行責打已屬不職又聽信証扳妄拿無辜混行押追致

釀人命若僅擬城且殊覺罪浮於法該撫將該軍弁
於杖徒罪上酌發新疆充當苦差實屬罪所應得惟
究係職官又係酌量從重定擬之案自應循例具題
聲明請

旨以符定制今該撫祇專咨報部與例未符本部未便據
咨率結應令專本具題到日再行核覆

道光十年說帖

州同誤信衙役
知賊妄拿釀命

安撫 咨悉革泗州州同邱煌疑賊誤拿致差役羅
明等扎傷劉長升身死並兇犯孫廷尚畏罪自盡一
案

職等詳核案情州同邱煌分駐雙溝該集居民曾

有被劫之案該州同飭令地保協同居民每夜交更巡邏時有客商蘇鳳來等三船停泊該集河內有吏更民人孔貫瀛見而盤問蘇鳳來等不理旋將船撐至河中停泊孔貫瀛懷疑向差役柳貫等告知回稟該州同諭令地保吳英往查蘇鳳來仍置之不答吳英卽以實有可疑稟覆該州同帶同兵役前往駕船查拿蘇鳳來出船分辨兵役等不信用棍將蘇鳳來毆跌河灘該州同喝令毋許亂毆有客人劉長升畏懼逃走被差役羅明民人孫廷尙追捕用鎗扎傷越

十餘日因傷斃命孫廷尙亦畏罪投河自盡查該州同邱煌因據地保等查稟蘇鳳來等船隻形迹可疑帶同兵役等前往查拿並不詳細盤詰又不鎮靜彈壓以致差役等毆斃人命回屬冒昧惟究因緝匪起見事關因公與無故妄拿贖成人命者不同該省擬以革職毋庸議似可照覆

嘉慶十五年說帖

捕役步拿良民
拷打逼認致斃

串同捕役誣良
致捕役被人毆
死案載罪人非
捕條安徽省王
秀

陝督 題捕役張應舉誣竊拷打唐名身死一案在
例載誣良爲竊嚇詐逼認因而致死照誣告致死律
擬絞監候如因拷打致死照故殺律擬斬監候又捕
役誣竊爲盜嚇詐逼認因而致死照誣告致死律擬
絞監候拷打致死者照故殺律擬斬監候又捕役奉
差緝賊其人本係良民捏稱蹤跡可疑妄拿私行拷
打嚇詐逼認照誣良爲盜例分別強竊治罪各等語
細繹例意蓋以平人無端被誣因而窘迫自盡或被
拷打身死其冤苦莫伸殊可憐憫故不問所誣之人

有因與否一經致死卽照例分別擬以斬絞監候至捕役有緝捕之責卽奉官緝拿賊匪亦應偵訪確實拿解送官聽候審辦若不行查訪明確輒卽妄拿詐逼拷打致令被誣斃命在誣竊爲盜之案尙不得以死者本係竊匪稍寬其罪則誣良爲竊之案死係無辜良民自亦應照誣良爲竊例分別究辦所以杜妄拿而懲惡役不容稍爲寬假此案捕役張應舉奉差緝匪因見唐名行走慌張向其盤詰復以口音不對情有可疑欲拉其稟官訊究唐名蹲地不行愈加疑

惑該犯恐係竊匪起意拷問隨用拳毆傷其左耳耳
竅等處倒地復用鐵鍊毆傷其左膝等處追問竊情
唐名詈其誣賴該犯即將唐名身穿馬褂剝去用鐵
鍊拴其項頸並捆住兩手用木鞭毆其左腮腋右乳
左肋等處因其滾罵翻身又用鞭桿戳傷其脊背脊
背左右肋腰眼等處經人路過勸住查問唐名告以
被誣拷打該犯生氣又用鞭桿毆傷其左手背等處
唐名至次日殞命檢閱供招內稱審據鄉約翟朝善
及屍妻丁氏僉供死者平日並未爲匪該犯即因其

捕役誣竊私拷
放出之後溺斃

口音不對亦當稟官究治乃輒恣意拷問疊毆多傷
致死自應照捕役誣良爲竊例問擬該省將該犯依
誣良爲竊拷打致死照故殺律擬以斬候與例相符
應請照覆

嘉慶二十一年說帖

浙江司 查此案捕役朱顯即符志仁起意誣拿黃
兆富私問如不認竊藉以詐錢使用是該犯誣竊私
拷嚇詐錢文已屬確鑿惟細查咨內聲叙該犯於夥
伴黃安懷等將黃兆富傳到交給該犯後該犯喝逼
黃子符阿二用繩拴縛黃兆富兩手大拇指懸吊樑

上聲言如不給錢定行稟究黃兆富不肯該犯即用
木棒毆傷其左右腳踝符阿二代求釋放該犯因見
黃兆富兩腳受傷不能行走私留在家調養嗣黃兆
富拷傷漸次平復該犯知其懦弱不敢出控令黃安
懷符阿二搭船伴送回家上岸後行至中途黃兆富
情願自回旋因肚疼腹瀉黃兆富脫下褲褲至河邊
洗淨因瀉後腳軟失足落河溺斃各情並無屍親人
等確切證據殊難憑信且原驗屍傷黃兆富左腳踝
木器傷一處結痂斜長九分寬三分右腳踝木器傷

一處青石散漫難量分寸核計黃兆富被放送回之日距朱顯松拷之日已逾十九日之久傷痕尙未就痊已難保非因被拷傷重致斃其命該犯將黃兆富私留十九日後始行放回尤難保無私設班房關禁勒詐及放回後又令人跟隨逼索致令情急戕生情事至黃安懷陶富及地保張康濟於未顯向伊等捏告黃兆富現有應訊竊案囑令將黃兆富傳到交伊稟官之時朱顯既係自行誣竊其並未奉有差票指傳可知黃兆富所竊者何家應訊者何案黃安懷等

當時豈有不向朱顯查詢明確卽行冒昧前往傳拿之理其爲黃安懷等商同嚇詐希圖染指分肥情事顯然符阿二既已幫同拴吊亦恐尙有下手拷打之事所供朱顯逼令幫同拴吊該犯待阿二被逼勉從之處亦恐係任意狡飾該省僅將起意誣竊私拷之捕役朱顯依將良民誣指爲竊捉拿拷打嚇詐財物例發邊遠充軍黃安懷等各照不應重律杖八十加枷號一個月均屬輕縱案情疑實叢多擬斷殊未允協且案關捕役誣竊私拷釀命罪名出入綦重

捕役劉拿獲賊
矢足落河淹斃

應令該撫另委賢員提集案犯遵照指駁情節逐一

細心研鞠務得確情按例妥擬具題再行核辦

道光七年說帖

四川司 查審理捕役致斃竊賊案件必究明死者

是否本案正賊及有無嚇詐情事方可依律定擬此

案差役譚貴龍係奉票承緝冉廣學被竊賊賊因見

曾經犯竊之向懶潤行走慌張向其盤問言語支吾

並憶及冉廣學呈繳賊遺口錢上寫向記二字與向

懶潤姓氏相同隨用鐵鍊拴其項頸欲帶回審訊向

惲潤不服譚貴又用拴項鐵鍊在其右手腕上繞纏交龍俸手執鍊頭帶同行走因值天雨路滑向惲潤踉蹌河邊沙土失足落空落河淹斃該督將譚貴照誣良爲竊嚇詐逼認致令自盡絞監候丙上量減擬流龍俸依爲從律減等擬徒等因咨部查已死向惲潤本係行竊楊在榮家犯案賊賊冉廣學家賊遺布袋又有向記二字向惲潤雖已溺死而冉廣學家所遺布袋是否係向惲潤之物無難提訊屍母向陳氏令其辨認是向惲潤並非冉廣學家被竊正賊既未

研訊明確至差役譚貴等將其拿獲鎖項拉走卽謂
天雨路滑向嶮潤失足落河彼時龍倅手執鎖頭自
必一同帶跌又有譚貴在旁同行何至拉拽不住任
其落河淹斃更難保無恐嚇詐逼情事况死由被鎖
失跌亦與自盡不同案關差役致斃人命未便含混
擬結且由死罪量減之案例應專本具題該督既照
誣良爲竊致令自盡例量減擬流復徑行咨部亦屬
錯誤罪關出入應令該督另委賢員研訊確情按律
妥擬

道光十一年說帖

衙役獲賊被毆
向毆致令自盡

蘇撫 題中樂富獲賊錢長發毆傷後墮鍊自盡一
案查中樂富充當地保因本甲居民屢被偷竊經縣
拘比該犯訪知舊匪顧肉頭窩匪行竊前往查訪見
錢長發在甕後躲避情形慌張隨拉出達官錢長發
掙跑該犯趕上獲住用繩拴縛其兩手扯至家中錢
長發混罵該犯用木棒毆傷其臂膊等處並用鐵鍊
鎖住項頸拴在樑上欲圖飯後進城稟究詎錢長發
乘間墜鍊自盡查錢長發本係竊匪該犯身充地保
有巡緝之責將其拘獲並非無故妄拿至毆傷錢長

發係因被罵所致亦非嚇詐拷打該省將該犯比依
誣良爲竊嚇詐逼認因而致死絞例量減擬流係屬
酌情辦理尙爲平允似應照覆

嘉慶十六年說帖

晉撫 題捕役劉貴獲賊馬新傳毆傷後自戕身死
一案查馬新傳曾行竊李煥堂家驢頭劉貴將其盤
獲問明竊情並搜出當票向其追問因被頂撞混罵
先後毆傷其左肱肘等處旋令白祥將馬新傳帶縣
訪查事主稟究以致馬新傳乘間自戕殞命該省將
劉貴比照誣良爲竊因而致死例量減擬流核與江

捕役獲賊誘出
藉情致令自盡

蘇省申樂富之案情罪相向似應照覆

嘉慶十六年說帖

安撫題捕役張高獲賊葛小膀子私挾以致目益

身死一案此案捕役張高因戴文廣被竊託該犯訪

緝並以妻姪葛小膀子素不務正囑其留心察訪嗣

該犯路遇葛小膀子見其形色慌張當即帶至家內

盤問不認順取柴棍毆傷其左胳膊葛小膀子承認

起獲原贓將葛小膀子關閉空房擬俟次早稟究詎

葛小膀子畏罪乘間自縊身死查該犯身充捕役有

巡緝之責葛小膀子係行竊正賊並非良民該犯將

其拿獲與無故妄拿及挾嫌拷打至死者有間該省
將該犯比照誣良爲竊因而致死絞例量減擬流尙
屬允協似應照覆

嘉慶二十一年說帖

捕役獲賊拷問
別案致令自盡

陝撫咨捕役董春等私拷竊賊王啟酬致令自盡
將董春照威逼人致死重傷而非致命例擬徒一案
檢查嘉慶十二年安徽省題捕役李得私吊賊犯殷
廷傑致令自刎身死將李得依誣良爲竊嚇詐逼認
例量減擬流題結在案此案董春身充縣役既經緝
獲賊犯王啟酬自應卽行送官究辦乃敢私自捆縛

拷打並喝令湯順用火燒傷王啟酬臙肋等處以致
王啟酬心生忿恨自縊身死該撫卽因例無捕役拷
打竊賊致令自盡治罪專條亦應比引誣竊致死之
例酌減定擬乃以捕役嚇逼因而致死之案援引平
人因事用強毆打威逼致死之條殊屬不倫且查該
犯董春於緝獲王啟酬之後向其盤問有無行竊別
案王啟酬堅稱無有儘可將王啟酬送官審究何以
又將其搥毆多傷並喝令夥役用火香燒傷是否另
有詐贓別情亦應嚴行審究應令該撫再行研鞫務

得確情如果訊明實止盤問別案擅自毆打並無嚇詐情事應卽照嚇詐逼認因而致死本例酌減定擬等因咨駁去後旋據題覆審明董春委因盤問有無行竊別案捆縛拷打並無嚇詐別情將董春改照誣竊嚇詐逼認因而致死絞罪上酌減一等擬流

道光二年說帖

山西司 查道光六年八月本部奏准誣良爲竊之案如捆縛嚇詐逼認致令自盡者擬絞監候等因通行在案又例載捕役人等奉差緝賊所獲之人不論

平人竊盜私行拷打嚇詐財物逼勒認盜照誣良爲
竊例治罪等語此案趙順充當捕役因賊犯李成德
行竊趙達驤頭經趙達報縣票差該犯將李成德盤
獲送縣經縣發交該犯管押嗣該犯憶及尙有承緝
未獲竊案屢受比責恐係李成德所竊隨向盤詰李
成德不認該犯起意拷打將李成德衣服脫下用木
鞭桿毆傷其左血盆等處李成德因被拷打逼認輒
萌短見卽乘間自縊殞命該省將趙順比照無心將
舊匪捆縛嚇詐逼認致令自盡例擬流係援引業經

捕役挾嫌誣良

為盜拷逼教供

致監斃二命照

拷禁致死三人

例斬候嘉慶二

十年直隸王得

功案

奏准刪除之例該可改依誣良為竊嚇詐逼認致令

自盡例擬絞監候等因查誣良為竊之例必所誣實

係良民方可援引科斷今李成德本係竊賊既與良

民不同且捕役緝賊所獲之人不論平人竊盜私行

拷打照誣良治罪之例係指嚇詐財物者而言茲趙

順因有承緝未獲竊案恐係李成德所竊始行拷打

又與嚇詐財物者迥不相同未便遽照誣良為竊嚇

詐逼認致令自盡例擬以縲首惟案情與道光二年

陝省董春擬流之案相同應請交司照辦

道光七年
司帖

捕役誤聽人言
誣良拷逼自盡

吉林將軍 咨散役李祿等誣良拷打以致唐文林
受傷後投井身死一案查例載將良民誣指爲竊捉
拿拷打不分首從發邊遠充軍又誣良爲竊嚇詐逼
認因而致死照誣告致死律擬絞監候加係因拷打
傷重致死者照故殺律擬斬監候各等語是誣良爲
竊拷打致死與嚇詐逼認因而致死罪分斬絞各有
專條至僅止拷打而無嚇詐以致被誣之人自盡雖
例無明文惟捕役私拷竊賊若非圖詐卽係逼認况
拷打較嚇詐情尤兇橫良民旣因被逼輕生自應卽

坐該犯以縲首之罪檢查歷年辦過成案凡誣良拷
打逼認致令自盡並無圖下之情者俱照誣良爲竊
嚇詐逼認因而致死例問擬此案捕役李祿因誤聽
人言將良民唐文林捉拿拷打追問竊情卽屬逼認
以致唐文林情急投井殞命該省將該犯照誣良爲
竊嚇詐逼認因而致死例擬絞監候情罪允協應請
照覆

嘉慶十八年奉天司說帖

捕役誣銷贓人
爲竊在押病斃

東撫 咨革役楊泳華挾嫌誣拿孫元子在押病斃
一案此案楊泳華充當皂役帶辦捕務前因孫元子

被賊犯竄二挾嫌誣扳差緝孫元子無獲孫元子之
母孫夏氏恐子被傳拖累借得銀錢託楊泳華打點
開脫楊泳華因已出票差緝無從打點接收銀錢未
還孫夏氏疑伊不肯出力控縣訊明將楊泳華杖責
追還銀錢楊泳華因此挾嫌嗣孫元子屢次代賊犯
張德子等銷贖所竊牛驢經楊泳華查知將孫元子
拿獲捏稱孫元子偷竊有案送縣稟究希圖報復前
嫌經縣提訊孫元子供認將竊賊牛驢轉託曹棟章
變賣經各事主將贓贖回並供曾行竊孫廷甲等家

牛驢因查無事主報案將孫元子押候飭差傳主補
報楊泳華查明孫廷甲等家均未被竊係孫元子混
認恐干妄拿之罪則則囑素識之孫什子等頂替孫
廷甲等之名捏遞報呈孫元子旋即在押染患時症
差傳親屬保領未到因病身死等因查革役楊泳華
因知孫元子代賊銷贓乃挾其母將伊控告被責之
嫌即以孫元子行竊有案拿獲稟究在因孫元子混
行認竊慮干妄拿之罪賄囑孫什子等頂名捏報致
令在押病斃實屬險詐惟孫元子代賊銷贓並非良

以役教賊誣報
散役往拿賊命

民例應拘訊且並非監斃與誣告拖斃平人者有間
該省所引有心誣指有匪爲竊僅止空言查問致令
自盡例文業已刪除應將楊派華改照捕役奉差緝
賊審非本案正盜其人素行不端將捕役杖一百徒
三年例上加一等杖一百流二千里

道光六年說帖

直督 咨捕役呂學書教匪誣報魏三狼當賊差役
牛青山等往拿將魏三狼推拉致傷腎囊身死一案
查此案先據該省將呂學書供誣良爲竊拷打傷重
致死律擬斬監候業已病故應毋庸議牛青山呂連

生依誣指寄賣賊贓將良民捉拿拷打嚇詐財物例
發邊遠充軍等因咨部經本部以魏三狼之死由於
牛青山等臨時之推拉實非呂學書主使詐贓所致
衡情定罪牛青山等正與白役詐贓斃命將白役擬
抵之例相符呂學書主使詐贓止應依白役詐贓斃
命之案正役未同行而主使詐贓例擬軍咨駁去後
茲據該省咨稱牛青山等均係卯籍有名並非白役
呂學書身充頭役因挾嫌逼令賊犯死四誣扳魏三
狼賣贓囑令散役牛青山等將魏三狼鎖拿帶到希

圖窺詐以致牛青山等將魏三狼拴縛因其坐地混
罵呂連生持鍊前拉牛青山在後推搡不期地上土
塊墊傷魏三狼腎囊殞命是牛青山等悉係聽從呂
學書所爲應罪坐所由且呂連生與牛青山因魏三
狼坐地不行一拉一推同時下手實難定爲何人致
傷核與同謀共毆案內亂毆不知先後有原謀則坐
原謀之情事相同呂學書等均請仍照原擬辦理等
因查牛青山等推拉魏三狼致傷身死既難分別何
人下手傷重而詐賊變命實由呂學書主使所致自

疑賊告知散役
逼認拷打致斃

應以呂學書當其重罪該省將呂學書依誣良拷打
致死例擬斬監候業已病故應毋庸議牛青山等擬
軍情罪尚屬允協應請照覆
嘉慶十七年說帖

吉林將軍 崧高玉幅等聽從逸犯張潑利誣竊拷
死楊潮棟一案奉

批誣良拷斃人命例依故殺應石以下手傷重之人擬
抵抑以起意妄拿者當其重罪交館查核等因查例
載誣良爲竊因而拷打致死者照故殺律擬斬監候
又將良民誣指爲竊捉拿拷打嚇詐財物除實犯死

罪外其餘不分首從俱發遣充軍各等語此案在逃散役叢湧利商允已獲之高玉幅白玉張大魁捏稱緝賊一路同行與素識在逃之鄭佩環李姓途遇鄭佩環因在屯觀劇時見楊潮棟在彼面生可疑恐係竊匪向叢湧利告知囑令往看叢湧利帶同鄭佩環李姓並白玉等趨往查詢楊潮棟稱未爲匪叢湧利因其語言支吾帶至歇店令其跪地追問楊潮棟未肯承認叢湧利主令高玉幅等將楊潮棟按倒叢湧利與鄭佩環各用木條打傷其兩腿小腹等處殞

命是楊潮棟之被拿回由鄭佩環告知惟鄭佩環確
疑楊潮棟爲竊匪又因叢湧利告以緝賊是以囑令
往看並非有心誣竊亦未起意妄拿惟叢湧利既捏
稱竊賊於前後妄拿逼認主令拷打於後自應以主
使之叢湧利爲首擬抵該將軍審將在逃之叢湧利
依誣竊拷打致死例擬斬監候尙屬允協至現獲之
高玉幅白玉張大魁三名並未獲之鄭佩環李姓二
名雖從誣竊拷打即楊潮棟並未致死該犯等按例
已應不分首從發遣遠充軍焉有彼拷之人已因傷

斃命該犯等轉得減等擬流之理該將軍以高玉幅等爲從遽予減等實屬錯誤自應更正此案首夥六名已獲夥犯三名檢查原咨又係先後拿獲例應將高玉幅等先決從罪毋庸監候待質該將軍請將高玉幅一犯監候待質亦屬錯誤應請一併改正

嘉慶二十

一年奉天司訪帖○此案由司咨駁於二十二年遵駁更正並將案內奉票緝犯輒派散役代拿以致釀命之頭役王爾盛照違制律擬杖一百見成案

廣西撫 題捕役焦榮等嚇詐賊犯陶子生致令自刎身死一案查例載捕役人等奉差緝賊所獲之人

不論平人竊盜私行拷打嚇詐財物俱照誣良爲盜
例分別強竊治罪又道光二年六月內本部奏改新
例內稱誣竊出於有心而死係舊匪誣告到官及捆
縛嚇詐逼認致令自盡者擬以絞候秋審入緩各等
語是捕役人等奉差緝賊將所獲之人嚇詐財物
不論竊盜平人尙應照誣良爲盜例分別強竊治罪
舊例誣良爲竊嚇詐逼認因而致死本不論死係平
人竊盜俱應擬絞卽新例內有心誣舊匪爲竊嚇詐
逼認致令自盡者亦應擬絞雖捕役拿賊嚇詐與平

人誣舊匪爲竊稍有不同而其有心嚇詐致令自盡則事無二致此案抽役焦榮秦清因陶子生行竊陽涂氏家豬隻報縣覓差捕榮查拿未獲嗣焦榮等與陶子生路遇知係行竊陽涂氏家正賊當卽拿獲焦榮起意詐錢與秦清商允當向陶子生聲稱如欲釋放須給錢十四千陶子生不允斥其訛索焦榮生氣卽用木棍毆傷陶子生右肋等處並稱旣不出錢卽行送究陶子生畏罪許錢六千文央免送官焦榮等嫌少索添並以到官定行重辦向其恐嚇陶子生情

急用刀自行劃傷咽喉越日殞命查已死陶子生固係竊匪該犯等起意嚇錢使用不得謂之無心即使該犯等奉差緝拿既向陶子生嚇詐致令自盡卽應將該犯等照例分別擬以絞候滿流况該犯等並未奉差私行緝拿嚇詐致被詐之人自盡豈得擬罪轉輕該省輒謂例無作何治罪專條將該犯焦榮照誣竊出於無心死者又係舊匪壘嚇詐逼認致令自盡例擬流秦清照爲從減等擬徒實屬錯誤應請交司駁令該省將該犯照例分別擬以絞候滿流

道光四年說帖

捕役獲非本案
賊匪失跌淹斃

川督 題蒲先榮誣拿周應乾過渡失足落河溺斃
一案此案蒲先榮身充捕役奉票緝拿趙合洪家被
竊馬匹案內賊犯行至場集店內歇脚因周應乾在
店外與不知姓名人言抓子好藥卡之語蒲先榮聞
係賊匪隱語即將周應乾拴鎖盤問周應乾自認曾
竊雞犯案並未竊馬蒲先榮掌批其腴欲帶回追究
押同過渡因天雨船板濕滑詎周應乾失足滑跌落
水淹斃核其情節蒲先榮係奉差捕賊之人如果有

誣良私拷嚇逼詐財致斃人命情事自應依律究辦
第該犯聽聞賊語盤詰捆帶失足溺斃既未誣良亦
非嚇詐而周應乾之落河身死實由於雨後滑跌並
非逼迫致斃未便遽照誣竊嚇詐逼認因而致死例
擬絞監候駁令另擬去後旋據遵駁將蒲先榮改依
捕役牽差緝賊審非正盜例擬杖一百徒三年

乾隆三十年題准案○照所見集錄

賈撫 谷安進財因疑賀幅官行竊挾詐不遵呈控
並捕役白礪處令出錢和息致賀幅官情急自盡一

捕役圖利調停
被誣之人自盡

案此案捕役白碌因安進財心疑賀幅官行竊往向
挾詐不遂將賀幅官呈控白碌以安進財不過欲得
錢文令賀幅官出錢和息希圖從中沾潤賀幅官無
處設措並恐伊兄查知抱怨愁急其福乘間自縊身
死查該犯白碌囑令賀幅官出錢係爲調處和息尙
非藉端嚇詐卽其希圖從中沾潤亦屬乘機設詞誑
騙與實在蠹役詐贓致斃者有間該省將白碌照蠹
役詐贓斃命擬絞量減滿流似尙允協至安進財因
賀幅官買得鐵鋏等物託伊寄放該犯輒疑係竊贓

向賀幅官挾借得穀麥錢文施因訛詐不遂卽捏稱
賀幅官行竊呈控雖賀幅官之自縊由於白礮欲令
出錢和息所致並非因該犯誣告致死惟該犯始則
疑竊訛詐繼因訛詐不遂誣竊妄控致釀人命核其
情節與棍徒相去一間若僅照誣竊擬杖未免情浮
於法應將安進財改依棍徒量減擬徒年逾七十准
其收贖係由死減流仍令專本具題

道光三年說帖

捕役畏比敘令
賊犯妄供爲盜

河撫 咨王順敘令賊犯閻義供認爲盜一案查例
載捕役奉差緝賊將犯有竊案之人教供誣扳照誣

良爲盜分別強竊治罪又誣指良民爲強盜者發邊
遠充軍各等語此案捕役王順因承緝劉英畧錢鋪
被劫銀兩一案限滿無獲曾受比賁嗣探知閻義犯
竊被鄰縣拿獲疑爲卽係行劫劉英畧盜犯稟縣給
文差令關提該犯將閻義領解起程中途向閻義盤
問閻義答覆不知該犯因賊盜無獲屢受比賁起意
教供認盜遂向閻義告知劉英畧被劫情形失賊數
目並以閻義犯竊本屬有罪不如認保此案夥盜願
爲照管飯食與閻義相商因其未允復向恐嚇閻義

捕役具比指認
竊賊妄認創墳

畏懼允從到縣誣認聽從李二夥同行劫分得贓銀
攜至唐文現店內換錢追傳訊唐文現並未收換贓
銀復提訊閻義始據供出該犯教供實情查捕役王
順因承緝盜案屢受比責輒將另案犯竊之閻義教
供誣認行劫殊屬狡法該省將該犯依捕役奉差緝
賊將犯有竊案之人教供誣扳照誣良爲盜例發邊
遠充軍查核情罪相符應請照覆
嘉慶十七年說帖
直督 奏捕役牛北麟承緝張劉氏屍棺被創正賊
無獲屢被比責嗣因拿獲行竊甯玉家衣服賊犯李

捕役緝盜因獲
誤拿平人送官

大輒私行拷打致供通認真圖銷案將牛兆麟照誣
竊拷打擬罪例量減一等滿徒道光三年奉

北撫題盜犯柴亮等行劫李其亨船上衣物案內
捕役廖升因事主僕人涂升曾同告知被劫時有一
年輕身材矮小賊人該犯因見王哈叭適係身材矮
小又與盜犯熊三綱同在一處疑係同夥將王哈叭
拿獲送縣訊非有心誣陷惟究係平人應將廖升比
照捕役緝賊審非本案正盜若其人素行不端將捕
役擬徒例擬以滿徒道光二年案

捕役疑匪妄拿
平人致令凍傷

挾嫌誣指良民
爲盜其毆致斃

東撫 咨捕役劉道升因訪知竊匪孫猴子曾向張
泳幅借宿疑其窩留將張泳幅妄拿送官以致受凍
烤火凍瘡潰爛脫落腳趾罪坐所因將劉道升照誣
良爲竊稱係寄賣賊贓捉拿拷打擬軍例量減一等
滿徒 道光三年案

廣東撫 題崔有池等訴指良民蔣亞河爲強盜將
蔣亞河其毆身死崔有池應比照誣良爲竊拷打致
死例擬斬監候霍亞中等挾嫌聽從誣指幫毆有傷
均照誣良爲竊拷打例擬軍 嘉慶二十二年案

妄拿票內無名人致在押病斃

廣東撫 題羅亞四挾嫌誣指羅昌賢竊盜帶同葉亞帶往拿該犯刀傷羅昌賢復主使葉亞帶致傷羅昌賢身死將羅亞四比照捕役誣盜拷打致死例擬斬監候

嘉慶十八年案

廣西撫 咨差役潘秀承票拿人輒將票內無名之何邑錢拘傳到案希圖牽責以致在押患病身死雖無索詐情事實屬妄拿平人將潘秀比照誣告將案外之人拖累拷禁致死一二人絞候例上量減一等擬流

嘉慶二十一年案

希圖嚇詐串通
差役藉屍誣陷

總甲楊華個詐
誣人身死不明

蘇撫 咨王廷玉因聞蔡正凡家道殷實女長未嫁
輒借廳差訪拿無名傷屍命案誣指蔡正凡家因案
致死工人希圖嚇詐與差役施成商同將郭沐未等
非刑吊拷逼認使其混行扳指追本官訪聞飭查又
混指無名傷屍為黃添壽因與蔡正凡之女通姦被
蔡陽春持刀戳死等情誣稟將王廷玉施成俱比照
奸徒串結衙門人役假以上司察訪為由陷害良善
詐騙財物犯謬徒流者發近邊充軍 嘉慶十八年案
西地之仇 移送總甲安幅於黃高氏因病身死輒

鄉約圖說子罪
叙賊妄認別案

起意擄葬訛錢因其不允卽以身死不明等詞向西
城御史果告訊係得自傳聞與平空訛詐者有間若
照竊役詐贓問擬則賊未入手又無確數難以科斷
應照誣告律問擬如黃高氏實因他故自縊身死氏
夫黃八同妻父高九含糊入殮復囑看街兵劉四
詐以病死報官是黃八劉四高九均應照不應重杖
今審屬子虛應加誣罪三等將安幅擬杖六十徒一
年嘉慶二十年奉天司現審案

北撫 奏鄉約李日強明知吳光德係竊賊正賊並

不報官指拿追典史飭差協同該犯將另案竊魚之
王宏名拘獲送縣該犯復因吳光德係伊義子曾囑
照應輒敕令王宏名誣認圖脫吳光德罪名將李口
強比照押役奉差緝賊將犯有竊案之人敕供誣扳
照誣良爲竊例發邊遠充軍

道光三年案

幕役誤信人言
妄拿良民拷打

晉撫 登車役李大碩因魏文光告辭被竊並稱有
賊遺馬褂似係李桂盛平日所穿該犯卽信李桂盛
爲正賊希圖獲送藉可復充捕役卽將李桂盛捉拿
吊打惟先因誤信魏文光懷疑妄指所致且並無索

番役拷打寄藏
之人致斃

詐別情將李大碩依誣良拷打軍罪上量減一等擬
徒嘉慶二十四年案

盛京刑部題番役楊存得因奉差緝拿盜犯將寄藏
盜賊之王五拿獲私行拷問致斃將楊存得照擅殺
律擬絞監候經本部改照捕役人等奉差緝賊所獲
之人不論平人竊盜私行拷打致死例擬斬監候散
殺劉思倫等目擊拷問並不勸阻改依誣良拷打擬
軍例量減一等擬徒道光元年奉天司案

衙役唆人捏告
欠項希圖分肥

東撫咨勝魁充當承差係在官人役輒敢主唆彭

商清捏告欠項冀圖得錢分用將勝魁比照申訴不
實律杖一百係衙役知一等杖六十徒一年彭蘭清
聽從捏告應於勝魁杖一百罪上減一等杖九十

嘉慶二十四年案

清書贖詐賄匪
逆名稟請平究

浙撫 咨孫用周投充某司衙門清書因知孫可均
聚賭疑詐不遂捏砌行兇擾害等詞以他人出名具
稟圖報私忿未便因所犯未至徒流稍爲輕縱孫用
周應比照奸徒串結衙門人役聚集事件詐騙財物
如復私讐犯該徒流者發近邊充軍

道光三年案

巡夜兵王疑姦
賄詐致死二命

浙撫題徐得貴等誣拿嚇詐致李樂深李阿豪投
水溺死一案此案徐得貴朱士升趙鸞朱玉如等四
人寅夜坐船巡哨時有李樂深李阿豪至錢葉氏船
內則錢葉氏索欠同坐船內趙鸞過船查問李樂深
等告以前情趙鸞回向徐得貴告知徐得貴以昏夜
非索欠之時疑有姦私與朱玉如等商允嚇詐隨至
錢葉氏船內以李樂深等犯姦欲行誣究並令出錢
免拿李樂深等不允徐得貴將其拉走過船李樂深
等復向徐得貴求免徐得貴嚇稱帶回衙門管押稟

官嚴究李樂深李阿豪慮及受累忿恨莫釋投水殞
命查徐得貴等四人俱係汛兵巡見李樂深等二人
在錢葉氏船內索欠商同誣姦嚇詐李樂深等均係
鄉愚突被巡哨兵丁多人拉赴過船索詐錢文並以
稟官抑究之言恐嚇以致李樂深等忿迫輕生供情
尙屬可信既據該省究明並無別情將徐得貴比照
捕役嚇詐逼認致死二命例擬絞監候朱玉如等照
爲從擬流查核情罪均屬相符應請照覆
嘉慶十七年說帖
山東學政 條奏生員包攬詞訟加等治罪一摺禮

生員代人扛制
作証加等治罪

部會議得定例內載州縣辦理詞訟案件如有生員
爲人作證或係何人妄行牽連許本生自行辨明不
係無故多事出身作證卽屬不守學規應令地方官
詳明學臣分別戒飭黜革原因士子爲齊民表率而
劣衿不懲則訟源不杜是以定例嚴禁今山東學政
韋謙恒奏稱東省士子尙以挑唆詞訟挺身硬證爲
能現在飭令地方官有生員代人作證審屬子虛者
卽行詳革仍照包攬詞訟加等治罪卽事非誣證亦
隨時牒學戒飭再犯者卽開報劣行等語查生員身

列營皆非鄉曲愚民不明大義有司比原應恪遵臥
碑守身安分以仰體

國家勸懲之意况本身卽有冤抑情節例許家屬抱呈
具控尙不令其親赴公堂俯首質對至以不干已事
扛幫作證其違禁滋事實於衣冠有玷而村愚無識
轉得倚生員爲護符益逞其頑梗健訟之習且直申
嚴法令以防其漸伏思案情各有虛實懲治要歸平
允如有生員恃矜作證經地方官審係全誣則故攬
法網較之尋常包攬者其情尤重若僅照平民一律

定擬實不足以示懲儆應如該學政所奏生員代人作證審屬子虛之案該地方官立行詳請革衣頂卽照敕唆詞訟本罪上各加一等治罪如計贓重於本罪者仍照律以枉法從重論其訊明事屬有因並非捏詞妄證者雖證佐確鑿而以全無關涉之事出入公庭其平日不能讀書自疑已有明驗亦應如所奏將本生嚴加戒飭倘罔知悔改復蹈前轍該教官查明再犯案據開報另行申詳該學政聽革如此庶諸生成知畏法不敢干預他人詞訟於士習風俗似

有裨益如蒙

俞允禮部通行各學政遵照乾隆二十六年七月十四日

題十六日奉

旨依議欽此

已纂例

陝西司 查例載兇惡棍徒屢次生事行兇無改撥

害良人者發極邊足四千里安置等語此案朱良佐

先因黎立仁婚娶鄰婦黃氏為妻該犯糾同朱正邦

等索詐經邱廣太處令給錢二千該犯等嫌少將黃

氏搶回黎立仁控告朱正邦將黃氏送交黎立仁完

生員健訟屢次
滋擾情類棍徒

聚夥犯不服欲與夥立仁構訟復起意藉端訛索王
汝甲錢文以爲訟費王汝甲不允該犯持刀嚇逼王
汝甲無奈寫給幫錢一千串字據始行放走旋被王
汝甲具控將又券追出該犯卽捏王汝甲令姪王宜
選冒伊姓名搶奪黃氏並將李干壽告王汝甲之父
王治順抗償租課及金姓自縊已結答案一併牽控
復以王汝甲訛詐劉順徂銀二百四十兩已經審實
罰銀二百兩及播弄將伊鑲錯鎖禁木籠等情赴京
呈控解陝訊明所控均屬子虛將該犯照誣告人流

罪擬以滿流等因查革生朱良佐令朱正邦等將黃氏拾回雖無姦汚嫌疑情事惟恐立仁既係憑媒正娶黃氏卽屬良婦按律罪應擬流該犯又向王汝甲訛詐持刀嚇逼寫立幫錢一千串字據因被王汝甲控告致伊衣頂不能開復卽捏王汝甲合姪王宜選冒伊姓名搶奪黃氏情形赴撫院衙門具控後因該州不准開復衣頂復赴京捏控審明所控王汝甲訛詐刑順徂銀二百四十兩該州已經審明罰銀二百兩等情均屬子虛又捏控王汝甲冒名搶奪黃氏等

情如果得實王汝甲罪應擬流訊係虛誣依律反坐
自應將該犯依誣告人流罪擬以滿流今該撫既將
被控希圖爭娶之王汝甲問擬杖六十徒一年則朱
良佐所捏王汝甲冒伊搶奪不過誣輕爲重律得折
杖收贖該撫將朱良佐擬以滿流與律不符惟該犯
不守臥碑圖分財禮截搶改嫁婦婦又因被控不甘
嚇詐王汝甲逼寫幫錢字據復屢次興訟核其情節
與棍徒擾害無異該撫原擬滿流亦未允協罪關出
入應令該撫另行覆審妥擬咨報

道光六年說帖

生員好訟多事
斥革按律發落

東撫 奏鉅野縣民李其言京控照書李振甲等偷盜合米浮收漕糧隱匿准借糧種倉穀賒賣伊父李應昌因控案拖斃等情一案查李其言所告盜賣賑米等款均係伊父李應昌控告有案與自行捏造誣告者有間且因伊父涉訟病斃一時悲痛所致一經提訊卽行具結供明不敢誣執第訴詞失實究有不合奉其言應照申訴不實律杖一百朱芹昌聽從李應昌赴縣妄控亦屬不合應與多言肇釁之傅焯均照不應重律杖八十俱係生員照例納贖李振甲等

無盜賣倉米情事惟奉官追米赴鄉放賑時當傳焯
查問輒斥其多言閑事致相爭言亦應照不應輕律
答四十該犯等事犯到官在嘉慶二十年二月三十
日

恩旨以前杖咎各罪應予援免朱芹昌傳焯並係納贖仍
發學戒飭以示儆戒等因二十年六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陳預奏審擬民人李其言控案一摺此案李其言之
父李應昌原控縣審李振甲等偷盜倉米等情係因生
員傅焯聲言李振甲等如非偷米何必連夜搬運次日

嚴查積壓訟案
及生監陵訟

又向生員朱芹昌告誡李應昌朱芹昌先後具呈赴控
而李應昌旋即在押病故其子李其言復控訴不休是
傅煒多言肇發朱芹昌輕聽妄控均屬不安本分有玷
學校該撫將傅煒朱芹昌擬以杖責照例納贖未免輕
縱傅煒朱芹昌俱著斥革按律發落嗣後生員不守學
規好訟多事者均照此案辦理餘依議欽此

已纂例載
贖刑條

河南道御史 條奏查生監向有稽訟博每歲由學

政衙門即發各州縣於詞訟事件有生監在內者登

記簡明事由兩季申繳一次如係無故多事分別戒

飭視革如係他人妄行牽連許本生辨明免其開送
其有巧構訟端潛身局外簿內無由發其姓名者令
學臣詳察重懲乃近來稽訟簿州縣均不開送學臣
亦不催提防察日疎士風日下應請

旨嚴飭各省學

臣

令州縣將稽訟簿切實開送平日復詳

細體察庶刁生劣監羣知儆惕又刁健之徒或因挾
嫌平地生波藉端陷害往往將無作有羅織多人乃
地方官畏其反噬率多調停了事應令詞訟事件凡
審係虛誣者必嚴反坐地方官有不據實究辦縱惡

養奸者該管上司查明參處又凡遇審虛者必追究主使之人嚴行懲辦至於京師重地尤應肅清臣近聞前三門外多有奸棍訟師包攬京控之事潛蹤誘引以致遠邇招搖視京控爲熟徑應請

勅下步軍統領各衙門一體嚴密查拿又查胥役作奸最干例禁乃近來京控案件其稱胥役私禁私刑弊延案詐者十詞而九其事未必全虛各省咨結之案卽所告得實每將牽告胥役者悉係虛誣難保無迴護本官處分情事應請

旨嚴飭各督撫訪察所屬如有縱任書役滋弊者除將書役嚴懲外並將該管官立奏又查州縣詞訟原有按月循環簿送該管官查核近來止將一月審結各案作爲本月新收下月卽列於開除項下以圖搪塞了事其延宕不結者上官仍無由知也惟巡道巡歷所至向有提查州縣詞訟號簿之責如有未完勒限催審遲延者揭參其有關係積贖刁棍及胥役弊匿等情卽令巡道親提究治其有事雖寢結該道核其情節可疑斷理不公者立提案卷查核改正無如日久

懈弛不遵應請

勅下各督撫凡州縣及各府詞訟案件專責成巡道實力
稽查如有延擱枉斷據實揭參或該道奉行不力該
督撫亦卽據實奏處等因道光五年九月二十日奉
上諭御史賀熙齡奏清查積弊以清庶獄一摺朕勤恤民
隱惟日孜孜明慎用刑聽訟尤期於無訟乃近來訟獄
滋繁如該御史所奏生監滋訟藉端誣告訟師播弄以
及胥役作奸積弊不結俱爲切中時弊不可不嚴行飭
禁士爲四民之首欲正民風先端主習著各省學政嚴

飭各學教官隨時稽查詳報毋使身列膠庠恃紆滋事
如有刁生劣監間分朋戒飭褫革至巧構訟端潛身局
外者必應嚴行懲辦其刁健之徒凡密係虛誣者例嚴
反坐地方官不據實究辦該管上司查明叅處訟師包
攬詞訟案件多方挑唆以致一案化爲數案小案變成
大案者更爲可惡除訪拿懲治外凡案件審係虛誣者
必追究主使之人從嚴訊究至京城審擬之下尤應肅
清前三門內外如有奸棍訟師包攬京控之事著步軍
統領順天府五城一體嚴拿務獲從重辦理近日各省

京控案件每將牽告胥役者審係虛誣難保無迴護情
事著各督撫密訪所屬有縱任胥役私禁私刑弊延索
詐以致平民受累者除將胥役嚴拿究治外並著將該
管官立即嚴叅州縣詞訟向有按月循環簿送該管官
查核巡道有提州縣詞訟號簿之責著各督撫遇府州
縣詞訟案件實成巡道趕緊審訊如有延擱枉斷據實
揭叅或該道有心徇庇該督撫卽據實叅處自此次申
論之後務各實力實心勤求民瘼用副朕政平訟理之
至意毋得日久生懈視爲具文欽此

河南司通行

監生京桂鼎書
勒折浮收

生員誣良爲竊
毆死一家二命

江西撫 奏監生蕭昇文以該縣不辦旱災不借村種及縣書盜賣倉穀浮收錢糧等詞赴京具控詎聞盜賣倉穀及勒折浮收各情均屬子虛惟查該縣倉穀因歷任盤折霉變以致缺額並縣差墊完錢消會向各花戶多收錢文捏出有因應將蕭昇文照不應重律杖八十革去監生折責發落

道光三年案

東撫 奏生員喬峯青誣竊妄拿高大高二並主使喬廷儉等毆打捆縛兩手用水澆潑致高大高二氣落手指身死將喬峯青依故殺一家二命例擬斬立

決喬廷儉等照下手爲從減一等擬流

嘉慶十八年

官員互相稟許
如虛卽應坐誣

山東司 查此案前據該撫奏稱卽潞縣知縣金壽
以敘諭王淦同當商王元瑛借錢不遂指使驕夫人
等強當吵鬧稟府提訊王淦亦以金壽得受王元瑛
京錢三千吊互相稟揭請將該二員解任質審等因
今據該撫奏稱審明王淦並無挾嫌指使強當金壽
亦無得受當商錢文情事請將該員分別交部議處
臣等查屬員互相稟許必須澈底根究按律定擬以
重官方而成信誠此案王淦具稟金壽得受當商錢
三千吊最爲緊要如果金壽得受錢文屬實卽應計

賊科罪若無其事則王淦以王元瑛口稱交官之錢
捏稱金寶得受當商錢文具稟卽屬誣告雖事出有
因亦應酌量問擬今該撫以王元瑛所稱三千吊係
屬生息當稅等項銀兩金寶並無通挪需索等弊是
王淦挾金寶將伊稟府之嫌精詞捏稟罪有應得乃
該撫係利王淦不能查明王元瑛隨口搪塞之詞擬
請議處殊未允協應令該撫再行虛衷研鞫是否金
寶得受錢文抑係王淦惡詞誣稟審訊明確按律妥

擬
嘉慶八年說帖

屬員誣揭
誣之藩司自

福建司 議擬

欽差福建政教知縣朱履中稟揭原管道府收受陋規
並被控之藩司李廣芸自縊身死查已革知縣朱履
中誣告藩司李廣芸收受陋規等款計共洋銀四千
一百餘兩如所控得實李廣芸應照坐贓五百兩問
擬滿徒今審係子虛自應反坐惟該革員於李廣芸
未經自縊之前業已據實認誣未便坐以誣告人因
而致死緩候之律若僅照誣告加等擬流又不足以
示懲應請發往黑龍江充當苦差已革知府涂以輔

於署道任內奉委會審訊放自出已意代李唐雲叙
供又復肆意逞認照尋常威逼致死律加重發往
軍營効力經本部以所擬尚輕將徐以斬改依官司
故人人罪以全罪論律於故入李唐雲徒罪上加重
發黑龍江充當苦差

嘉慶二十二年案

典史妄揭印信
擬軍復行翻控

安徽司 查例載屬員已知上司揭察印撫砌款蹟
捏詞誣揭審虛卽行反坐於誣告加等例上再加一
等治罪等語此案已革建德縣典史秦學建被劾挾
嫌捏砌款蹟妄揭印信先經安徽巡撫審明將該革

員依誣揭上司例於誣告死罪未決擬流加徒律上加等擬軍乃該革員於未經具奏之先復添砌情節遣抱赴京具控經都察院奏奉

諭旨交兩江總督提審茲據該督覆審明確該革員遣抱京控訊無另有別項重情其所揭陳葵贓私各款以賄賣案首得銀四百六十兩爲最重如果得實陳葵罪應擬絞今訊屬虛誣應依律反坐惟該革員撫砌上司贓款並羅織數十人之多赴京具控自應從重照竊越赴京告重事不實並全誣十人以上例擬軍

刑部
該督仍照原擬依誣告人死罪未決擬流加徒上加
等發附近充軍尙覺情浮於法秦學建應改依屬員
撫砌款贖捏詞誣揭於誣告加等例上再加一等治
罪例於蔣越赴京告重事不實並全誣十人以上發
邊遠充軍例加一等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事犯在
道光八年十一月初九日

恩詔以前保捏造贓私誣陷多人應不准其投減惟係官
犯仍恭候

欽定

道光九年說帖

職員誘姦謀殺
誣告知州逼供

江督 咨韓汾誘姦桑張氏謀娶爲妾一案查律載
誣告人流罪加所誣罪三等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
又官司故入人罪者以全罪論至死坐以死罪若因
未決放聽減一等又強奪良家妻女姦占爲妻妾者
絞監候各等語此案韓汾因與桑張氏母家係屬街
鄰張氏婦守無依經氏翁桑致明送回母家該犯曾
與張氏通姦氏母卞氏知情縱容嗣張氏路過該犯
門自該犯款留飲酒欲娶張氏爲妾張氏答以未能
自三須向其母商量該犯隨接卞氏至家講定財禮

卽於是夜留住張氏姦宿是張氏旣先與人通姦焉
得謂爲良婦且張氏旣經送回母家過度卽准由母
家主婚改嫁該犯之收留張氏欲娶爲妾係邀氏母
面商卽其所稱分給桑家財禮錢文斷無不依之言
亦係央懇卞氏希圖允娶並無恃強霸占情狀律應
止科姦罪迨該犯於供認前情之後復遣抱告赴該
省臬司衙門呈控州書陳治安挾嫌誣串誣捏並倚
仗該州之子通熟串詞徇恩該州將伊刑逼囚禁勒
供賄占等情如該犯所控屬實則陳治安挾嫌誣串

胡德並本官刑逼勒供故人人縲首之罪應以全罪
論囚未決放按律應聽減等擬流既據該省實訊明
確陳治安並無挾嫌誣指該州亦無刑逼勒供情事
則該犯之憑空誣告自應依律反坐該省將韓汾革
去職員比照強奪良家妻女姦占爲妾絞候律上量
減擬流舍誣告專條而援引別條比附罪名雖無出
人引例殊屬錯謬案經該省研訊確鑿罪有正條自
應卽據供勘情節按律更正韓汾一犯應改依誣告
人流罪罪止滿流律杖一百流三千里

嘉慶二十一年說帖

官民圖詐藉端
誣告分別治罪

山西道御史 奏稱近於邸抄內每見外省佐雜等
官緣事被劾遂列砌多款稟許上司及經訊明則多
係已往之事牽涉附和以圖挾制又各處京控案件
其由索詐起釁以致釀生事端赴愬無已者往往有
之京城理刑各衙門所訊詐騙涉訟之案近時又疊
起衛生愈出愈巧此外模誣畏法之人被奸徒藉端
索賄慮爲拖累私求寢息者想亦不少查刑律所載
凡心所控告敦喚及投匿名文書等款治罪輕重均
各有明文惟官民人等以不工已事藉端訛詐許告

無休其應作何治罪並未明設專條雖他律亦間有
旁及之處而義多缺畧罔識創懲應請

勅下刑部查明舊律會通酌議詳加比較所有官民人等
訐告之案內如事不干已顯係詐騙者及妄捏干已
仍係訛詐不達者其中緝係控款虛誣詐贓已未入
手或所控有得實者爲首爲從以及主使教誘之犯
應如何究辦分別科斷詳悉核議嚴立規條奏請

聖鑒裁定載入例冊等因查例載在外刁徒口稱奏訴直
入衙門挾制官吏者所在官司就拿送問若係干已

事情及有冤枉者照例審斷仍治以不應重罪其不
係干已事情別無冤枉並追究主使一體問發近邊
充軍又被劾人員懷挾私忿撫拾別項贓私不干已
事奏告以圖報復者不問虛實立案不行又實係切
已之事方許陳告若懷挾私讐改捏姓名砌款粘單
率違羅織希圖准行妄控者除所告不准外照律治
以誣告之罪又無藉棍徒私自串結將不干已事捏
寫本詞聲言奏告詐贖滿數者不分首從俱發近邊
充軍若妄指

宮禁親黨誣害平人者枷號三個月照前發遣各等語
是事不干已妄行訐控係被劾人員則有立禁不行
之例係刁徒棍徒則有朋發充軍之條至改捏姓名
砌款妄控則所告不准仍治以誣告之罪近來內外
問刑衙門因所控或涉賊私或關弊竇且有改捏姓
名各情率多准予審辦每致牽連羅織被控之人爲
所挾制恐受拖累因而甘心隱忍出賄求息者尤復
不少該御史奏請嚴立科條以遏狡詐係爲因時懲
創起見自應如所奏辦理恭查上年軍機大臣宗人

府會同臣部遵

旨酌議宗室覺羅藉端訛詐定立科條一摺正月二十三

日奉

上諭嗣後宗室覺羅人等告訐之案察其事不干已顯係
詐騙不遂者該管衙門立案不行仍將該原告咨送宗
人府照違制律杖一百實行重責四十板如敢妄捏干
已情由緣准及至提集人證質審仍係訛詐不遂串結
捏控者究迫主使教誘之犯係捏款虛誣除坐誣罪應
斬絞者仍照向例請旨辦理外其餘誣控之案無論詐

賊多寡已未入手但經商謀捏控不分首從俱實發吉
林安置到配仍重責四十板以示懲儆其主使教誘以
及添威助勢之犯無分軍民人等不分首從俱照例發
近邊充軍仍先加枷號三個月滿日再行發遣係旗人
照例銷除旗檔一律辦理即使所捏得實但也串詐不
遂捏情圖准者亦卽照此例定擬等因欽此在案臣等
查宗室覺羅以不干已事告訐說詐及妄捏干已情
由竊准既有分別立案不行及從嚴治罪明文則官
民人等許告妄捏事同一律自應仿照辦理以昭公

允而遏刁風臣等悉心酌核應請嗣後官民人等告
訐之案察其事不干已顯係詐騙不遂或因懷挾私
讐以圖報復者內外問刑衙門不問虛實立案不行
及呈內臚列多款或涉訟後復告舉他事但擇其切
已者准爲審理其不係干已事情亦俱立案不行仍
各將該原告照違

制律杖一百再加枷號一個月係官革職已革者與民
人一例辦理如敢妄捏干已情事違准及至提集人
證審辦仍係不干已事者除誣告反坐罪重者仍從

告叛逆擬斬
臨候入於情實

重定擬外其餘無論所告虛實詐贓多寡已未入手
俱不分首從問發近遇五軍仍先在犯事地方枷號
三個月示眾滿日再行發配係旗人照例銷除旗檔
一例問發等因奏准

道光十年通行已集例

浙撫 奏蔣伯能擅名陳士華誣首無服族弟蔣四
卽蔣成之謀逆一案此案蔣伯能因挾蔣成之指斥
該犯縱容子姪爲匪欲行逃出宗祠之嫌又疑其唆
使趙麟周等呈告失竊誘魚致伊子蔣良秀被拿羈
押膽敢誣首蔣成之窩藏逆犯朱毛俚在家並代辦

糧草器械圖洩私忿所誣係謀逆重情與僅止控告
隱藏者不同應將蔣伯能依誣告叛逆被誣之人未
決例擬斬監候等因嘉慶二十一年六月初十日奉
旨蔣伯能依擬應斬監候著入於本年秋審情實辦理嗣
後遇有誣告叛逆人犯原擬監候者俱照此例辦理餘
依議欽此 通行

蒙古誣指家奴
為賊致令自盡

熱河都統 咨台吉達尼瓦第誣竊致寶吉爾胡自
戕身死一案查例載誣良為竊因而致死絞監候又
旗員將族中家僕毆死者降二級調用平人毆族中

僕致死者枷號兩個月贖一百各等語此案台吉
尼瓦第因被竊錢物喝伊大功堂弟松對家奴賽
吉爾胡代爲訪尋不理生氣卽捏稱賽吉爾胡係偷
伊家贓物賊犯邀令民人王幅等幫拿以致賽吉爾
胡情急用刀自扎殞命查賽吉爾胡係達尼瓦第堂
弟家奴非平人可比卽達尼瓦第將其毆死亦止於
枷杖今該都統以蒙古律內並無專條卽比照刑律
誣良爲竊因而致死絞罪上量減擬流罰銀完結是
以日菴之案擬罪轉較毆死者爲重實未妥協該司

議令比照刑律旗人毆死族中家僕枷號兩個月鞭一百罪上減一等枷號一個月鞭一百保台吉會同理藩院核議尙屬平允應請照辦

稿查刑例載誣

良爲竊因而致死絞監候又旗員將族中家僕毆死者降二級調用平人毆族中家僕致死者枷號兩個月鞭一百各追人一口給主各等語此案台吉寔尼瓦第因竊錢物囑伊大功堂弟松對家奴賽吉爾胡代爲訪尋不理心生氣忿即捏稱賽吉爾胡係偷伊家贓物賊犯遂令民人王幅等贊拿以致賽吉爾

胡憫急用刀自扎殞命該都統以蒙古律內並無作
何罪明文將達尼瓦第比照刑律誣良爲竊因而
致死絞罪上量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罰三九牲
畜等因查達尼瓦第誣指賽吉爾胡爲竊致令自戕
身死如果賽吉爾胡係屬平人則達尼瓦第按例應
擬絞候今賽吉爾胡係護犯大功堂弟家奴與平人
不同自未便科以誣竊致死之條若竟照毆死族中
家僕例問擬而賽吉爾胡又係自戕律例並無專條
自應比例酌減科斷達尼瓦第係四等台吉與旗員

不同應以平人論達尼瓦第應比照平人毆族中家
僕致死者枷號兩個月例上減一等枷號一個月額
一百奉

批毆係一時過誤誣出有心陷害仍照本律比減情罪
較爲允當若舍誣竊牽引毆僕遷就支離轉非律意
等因職等覆加詳核律例內家長之於奴僕除因姦
及毆故殺外並無別項犯罪專條誠以主僕名分基
重非人命名備攸關原可概從寬宥有及毆故殺奴僕
在主人罪止杖徒放人罪止枷責與凡人毆故殺罪

應斬絞者輕重懸殊正以明主僕之名分也至凡人
誣竊到官例以誣告論因而致令自盡例應絞候與
關殺罪名相同誣告奴僕律得勿論則誣奴僕爲竊
致令自盡其罪名似不應轉較毆死奴僕爲重毆因
忿出一時因而致死者究係手戕其命誣因有心陷
害而死由自盡者究係自行輕生且故殺奴僕卽係
有心致斃以有心致斃之案而與有心誣陷致令自
盡之案兩相比較自係故殺爲重旗人故殺族中奴
僕罪止枷號鞭責則誣竊致令自盡者不應轉擬流

戊旗人毆死族中奴僕亦罪止枷號兩個月則誣繙
致有服親屬奴僕自盡者更不應反重於毆死奴僕
之罪此案台吉達尼瓦第令大功堂弟家奴僕賽吉
爾胡訪尋賊賊屢喚不答欲拿住理問因其跑走處
難趕獲捏稱追賊兇人討拿致令自盡例內既無專
條自應比照治罪該都統將達尼瓦第比照平人誣
滿漢命絞罪上量減擬以滿流雖循誣竊之本條量
爲酌減而參諸各條以自盡之案斷罪轉重於毆故
殺似未允協是以取等前次議請照該司改照旗人

毆死族中家僕枷號兩個月罪上減一等枷號一個月鞭一百茲奉

批諭職等復再三核議似只可照該司所擬辦理

嘉慶十八年直隸司說帖

家古典衣疑賊
拷問釋放自盡

陝西司 准理藩院將寧夏駐劄部員詳蒙古婦人

烏巴里自縊身死一案會稿送議前來查刑例載誣

良爲竊之案捆縛嚇詐逼認致令自盡者擬絞監候

若止空言捏指並未誣告到官亦無捆縛嚇詐逼認

情事死由自盡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其疑賊致斃人

命之案悉照謀故圖殺及威力制縛主使並威逼人致死各本律例定擬又因事用強毆打威逼人致死果有致命重傷及成殘廢傷疾者雖有自盡實跡發近邊充軍其致命而非重傷及重傷而非致命者杖一百徒三年又律載地界內有死人里長地鄰不申報官司檢驗而輒移他處及埋藏者杖八十以致殘毀者杖六十徒一年各等語此案梅林羅布藏色楞因民人難九兒被竊衣服向伊告知後有蒙古婦人烏巴里借衣包裹央沁里典當羅布藏色楞瞥見心

疑沁里烏巴里行竊當時捉獲約同梅林津巴等審問因其不認將烏巴里用棍壓扛烏巴里始行供明係借董姓衣服卽行釋放烏巴里回家後自縊身死羅布藏色楞聞知畏罪起意令達魯噶等移屍滅跡致被野獸殘食旋經被控破案前據該部員將羅布藏色楞比照藥屍爲首律杖一百流三千里津巴等擬杖經理薄院以案情未確駁令覆訊另行辦理等因去後茲據該部員將羅布藏色楞照誣良爲竊嚇詐逼認因而致死例擬絞監候聽從審問之津巴等

照爲從律減等擬流聽從擡屍之達魯噶等照移屍
律杖八十等因由理藩院會議到部本部查疑竊致
斃人命與誣竊致斃人命罪名輕重各殊司讞者自
應研究確情分別定斷不得率將疑竊之案科以誣
竊之條致滋出入今梅林羅布藏色楞因魏九兒被
竊衣服向伊告知適蒙古婦人烏巴里借得衣包央
人典當經伊撞見捉獲離於盤問不認之後用棍壓
枉惟一經訊明卽行釋放其爲嬰起疑竊並非有心
誣指尙屬可信烏巴里死由自盡自應將羅布藏色

榜照威逼人致死本例究明有無致命重傷及是否
已成殘廢篤疾分別問擬軍徒爲從之律巴等五犯
減一等定斷該部員率依誣竊致死例將羅布藏色
榜擬絞津巴等擬流係屬錯誤至案內之達魯噶等
七犯如果當羅布藏色榜指問烏巴里之時有在場
助勢情事自應卽依爲從例減等問擬若僅止事後
聽從移屍以致屍遭野獸殘食亦應照移屍以致殘
毀律爲從減一等科以滿杖該部員將達魯噶等問
擬杖八十亦屬錯誤罪關生死出入本部礙難懸擬

應令該部員會同研究明確分別按例妥擬到日再
議惟係蒙古應否如斯應聽理藩院酌議後再行送
回本部會畫

光緒十三年說帖

三名犯義

誣告兄妻謀殺
其子屍體蒸檢

江西撫 咨胡曉升誣告兄妻謀殺伊子一案查例
載期親以上尊長按律不應抵命者誣告人謀死人
命致蒸檢卑幼身屍仍照誣告人死罪未決律治罪
其餘親屬尊長律有應抵之條者如挾讐誣告人謀
死人命致蒸檢卑幼之屍及卑幼誣告致蒸檢尊長
之屍俱擬絞監候等語詳繹例文致蒸檢卑幼屍身
擬絞監候者係指原告有應抵之條者而言其照誣
告死罪未決治罪者係指被告有應抵之條者而言

若原告被告兩無應抵之條自不得援引此例此案
胡曉升之子胡瑞官出繼與已故胞兄胡昭升之妻
胡宋氏爲嗣胡曉升因胡瑞官落水斃屍身發變
頸上似有紅色疑係胡宋氏謀斃裝溺將胡宋氏控
告檢驗屍骨並無傷痕委保溺斃查已死胡瑞官係
胡宋氏承繼之子如該犯胡曉升所控得實胡宋氏
罪止杖六十徒一年並非死罪今案雖審虛究未便
以誣告死罪未決論自應照誣告徒罪律定擬該犯
係胡宋氏故夫胞弟若比照弟毆兄妻加凡人一等

誣告期親尊長
罪無充實

律於凡人誣告徒罪加三等律上再加一等比引似
得其平然較之誣告尊長者罪名輕重與律意不
符該省以弟於兄妻服屬小功將該犯胡曉升比照
誣告小功尊長罪重者加所誣罪三等律於所誣胡
朱氏杖六十徒一年罪上加三等杖九十徒二年半
尙屬允協應請照擬

道光六年說帖

東撫 咨張志謙誣告胞兄張懷棍處害民等情一
案查律載告期親尊長雖得實杖一百被告期親尊
長同自首免罪若誣告罪重者加所誣罪三等註云

謂止依凡人誣告罪加三等便不失於輕矣又誣告
充軍照所誣地里遠近抵充軍役各等語誠以告期
親尊長得實被告之尊長得同自首免罪故所誣重
者亦止依凡人加所誣罪二等所謂依凡人加誣告
罪三等者如凡人誣告徒一年加所誣罪二等亦祇
坐二年半之類並非於凡人誣告加等之上再加三
等也律稱加者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故誣告人流
徒加罪至滿流為止至誣告人充軍則其反坐之罪
已逾滿流而於律無可再加故止抵充軍役內亦兼

包罪止之義在凡人誣告充軍按律不應加等既止
抵充軍役則誣告期親尊長亦止抵充軍役不應再
於軍罪上復加三等明矣此案張志謙以伊兄張懋
棍誣害民等情具控如果得實張懋應照棍徒擾害
擬軍今審係虛誣依律反坐應將張志謙抵充軍役
該撫以張懋係該犯胞兄於抵充軍役上加罪三等
將張志謙發遣新疆當差係屬錯誤應卽依律更正
道光三年說帖

刑部題
事出有因量減

陝西司 題覆邱奉鳴誣控胞兄邱奉儀從逆一案

查卑幼之於期親尊長係律得相爲容隱如有控告
卽謂之干名犯義雖得實亦杖一百被告尊長准照
自首律免罪惟尊長謀逆准卑幼呈告不在告本犯
義之限尊長依謀逆本律科斷卑幼免科但必不尊
長實係謀逆方准免其干犯之罪若係誣告在凡人
誣告叛逆未決者尙應問擬斬候卽誣告實屬有因
亦祇可原情量減流遣不得全行寬免况係期親尊
長服制攸關一經控虛卽爲干犯自未便免其誣罪
較之平人轉從輕者此案邱奉鳴因胞兄邱奉儔出

外三十餘年始行回家與該犯爭產涉訟經縣斷令
該犯弟兄將產均分邱奉儀向伊索契欲變賣分產
出外因此弟兄不睦邱奉儀跟官在外聞得京城逆
匪滋事到家後常向人談及該犯心疑盤問邱奉儀
酒後卽以伊亦在逆匪之內回答該犯赴縣首告並
以邱奉儀有欲毒死伊一家之言憑空捏造寫入呈
內訊明邱奉儀係酒後被弟疑詰氣忿捏告並無從
逆之事亦無欲毒死伊弟一家之言是該犯所控係
屬虛誣該省以邱奉鳴誣告伊兄欲毒死一家按律

誣告功尊致令
地累在家病故

加所誣罪三等罪應滿流惟誣告伊兄叛逆應從重
斬候寃屬事出有因仍請量減擬流原情定讞尙爲

平允似應照該省所擬辦理
嘉慶二十三年諭帖

安撫 咨宋潛挾嫌誣告大功服兄宋實賴未如操
跨籍膝捐致宋實賴等俱被訟累抱忿成病均係擡
回在家病故惟誣告大功服兄並糾衆登門尋鬧復
自裝傷捏控實與棍徒擾害無異將宋潛照棍徒擾
害例擬軍
嘉慶二十一年案

私砍墳樹被控
告情反誣功尊

順尹 咨王琛因私砍祖塋墳樹經小功服叔王旭

誣告而又誣証
致弟自盡

旺查知控究該犯以王旭旺私典祀產挾嫌妄告惟
係被控後始行反誣與先行平空妄告者有間應將
王琛照誣告小功酌長盜賣祀產滿徒加三等擬流
律量減一等擬以滿徒

嘉慶十九年直隸司案

盛京刑部 咨李文誣告伊弟並串通陳潑訛詐致伊
弟自盡一案查律載誣告人杖徒流罪加所誣罪三
等又誣告卑幼期親減所誣罪三等又誣告人因而
致死者絞監候各等語至尊長誣告卑幼致死並因
事毆打威逼卑幼致死律例內均無治罪明文竊思

誣告致死究與毆殺不同在凡人所以與毆殺同一
絞候者因誣告之罪本重故其致死之罪亦重在尊
長之於卑幼誣告之罪既輕則其致死之罪亦輕按
箋釋云不言逼死卑幼者尊長本以名分相臨雖威
勿威故犯者但以不應事重科斷卽此類推可以隅
反此案李文係已死李烟期親胞兄該犯以已賣之
地圖找地賈捏稱伊弟分產不明等情誣捏並以李
烟家道殷實串通革役陳隆等妄拿圖詐致李烟憤
急投井身死按其誣告之罪照律減等在杖罪以下

卽圖詐卑幼錢文照詐欺取財律以親屬相盜之罪
按服制遞減亦止於笞如以毆打威逼致死而論既
無致命重傷在凡人不過滿杖尊長自不應重凡
人叅觀各律無可復加惟該犯始而捏情誣告繼復
串通嚇詐逼迫胞弟自盡情殊可惡誠如

例批僅照凡人威逼致死律擬杖未免太輕

職

等伏思

誣告罪應死者若尊長犯卑幼亦得照律減等則誣
告致死卑幼似亦可比律論減檢査十七年四川省
題楊玉等嚇詐錢文致楊大全自縊身死一案因死

係總麻卑幼照凡人誣告致死律減一等擬流核之
誣告總麻卑幼減一等之律正相昭合李文係已死
李烟期親尊長應卽改照凡人誣告致死絞罪上減
三等擬杖九十徒二年半如此叅酌辦理比以既有
依附而情罪亦不致畸輕陳滌一犯該侍郎照假差
嚇詐致死爲從律擬流尙屬允協其縣役王萬有承
票將李烟等傳喚至令已革快役陳滌隨同前往卽
屬私帶白役該侍郎並未科罪係屬疎漏該司將王
萬有照違禁私帶白役例杖一百革役應請照辦

嘉慶二十二年奉天司說帖

誣告女壻嚴懲
伊女屍遭蒸檢

江西司 查例載期親以上尊長按律不應抵命者
誣告人謀死人命致蒸檢卑幼身屍仍照誣告人死
罪未決律治罪此指被告係屬平人而言因蒸檢之
屍係期親以上卑幼故仍照誣告本律治罪不以蒸
檢而加重也又律載尊長誣告卑幼期親減所誣罪
三等大功減二等小功總麻減一等此雖統指誣告
卑幼而言但誣告總麻卑幼致蒸檢期親卑幼身屍
例內既無加重明文似應仍依誣告本律減等檢否

乾隆四十年五月湖北省艾可純因醉失跌溺斃艾
光春等疑爲艾可義致死具呈請檢一案內有爲從
之艾可俊係艾可義大功服兄聲明於爲從減等外
依律再減二等杖八十徒二年經本部照擬咨請
案此案謝燦堂誣告女婿毆斃伊女屍遭蒸檢將謝
燦堂依誣告人謀死人命致蒸檢卑幼之屍例擬流
加徒係總麻尊長照律減一等總徒四年核與例意
相符似可照覆奉

諭再查比較茲復查有乾隆五十二年六月廣西省胡

吳氏誣告女婿毆死伊女致屍遺蒸檢將胡吳氏依
誣告謀死人命致蒸檢卑幼之屍例擬流加徒係總
麻尊長照律減一等總徒四年經本部照覆在案核
與此案事同一律應候

鈞定奉

批既有舊案自應照辦

乾隆六十年說帖

誣告外姻小功
卑幼死罪未決

安徽司 查律載告卑幼誣者小功減一等又誣告
人死罪未決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徒役三年各等語
此案魏林係孔本母舅服屬小功該犯誣告孔本將

伊妻馬氏推跌身死如果得實孔本罪應擬絞按凡人誣告人死罪未決罪應擬流加徒該犯係外姻小功尊屬應按律於凡人擬流加徒罪上減一等問擬乃該撫將魏林於絞罪上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實屬錯誤應卽更正魏林應改依誣告卑幼小功減一等於凡人誣告人死罪未決擬流加徒律上減一等擬杖一百總徒四年

道光十年說帖

誣告妻父謀命
逼令伊妻誣證

提督 奏韋默保呈控伊妻父湯作新囑令伊女收藏毒藥給伊姑服食解救未死一案此案湯氏於本

夫韋馱保誣告伊父湯作新之時先未知情商謀實
係被夫抑勒聽從質誣雖與子孫自行誣告父母者
有間但既知伊夫係屬誣告乃於到官時不卽吐實
干名犯義倫紀攸關未便因其旋經據實供明稍爲
寬貸湯氏應照子孫誣告父母律擬絞立決韋馱保
因與妻父口角微嫌輒起意誣以謀命重情陷伊妻
於縲首若僅擬流加徒照例折枷殊覺寬縱應發往
伊犁當差諾爾布張氏於伊子誣告先未商謀但到
官隨同誣供俱照不應重律杖八十乾隆五十一年

四月十一日奉

旨此案湯氏誣證伊父湯作新給與毒藥謀害伊姑張氏
雖係伊翁姑丈夫勒令允從但以子女誣告其父以死
罪事關倫紀未便以迫於抑勒竟從寬減湯氏著改爲
應絞監候秋後處決至韋馱保因口角微嫌誣湯作
新以謀命重情又逼勒伊妻執證致陷湯氏以逆倫死
罪情殊可惡作擬擬伊黎充當苦差不足蔽辜韋馱保
著削去旗籍發往伊犁給厄魯特爲奴餘依議欽此

照所見集錄

誣告卑幼因而致死按服減科

貴州司 查律載誣告流徒杖罪加所誣罪三等又誣卑幼者小功總麻減一等又誣告人因而致死有服親屬一人者絞監候各等語至尊長誣告卑幼致死卑幼之婦雖無治罪專條惟推原律意凡人誣告應加等者死尊長律得減等則誣告之罪應死者尊長亦可照律按服制遞減科斷此案陳玉璋挾嫌誣告小功堂姪陳紋舉恃強阻葬以致該典史屠世綸擅受需索枉斷濫刑致陳紋舉之妻陳李氏情急自盡查李氏係該犯總麻姪婦按誣告小功總麻卑

幼律得減一等科斷則誣告致令縊死願命卽應於
凡人誣告人致死擬絞律上減等擬流該撫將陳玉
璋比照誣告人因而致死隨行有服親屬例量減擬
流罪名雖無出人引斷究未允協應卽更正陳玉璋
應改依誣告人致死有服親屬絞監候律係總麻尊
長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到配折責安置

道光十三年說帖

妻父悔婚另嫁
男堵五相控告

江西撫 咨鍾世芳京控謝良伍嫌貧悔婚一案此
案謝良伍將女秋英得受財禮親寫庚帖許給鍾張
氏之子鍾世芳爲妻嗣鍾張氏擇期迎娶謝良伍起
意悔婚不允鍾張氏邀同原媒等至謝良伍家將秋
英帶回與鍾世芳成婚鍾世芳與謝良伍赴縣五控
斷令鍾世芳完娶嗣謝良伍家被竊報縣獲賊周在
茂訊據供指與鍾世芳同竊傳訊鍾世芳質明保周
在茂挾嫌誣扳謝良伍稔知隨冒鍾世芳族房鍾惻
祐等之名捏告鍾世芳曾經偷竊族衆祭器經縣飭

差曾貴傳審鍾張氏將秋英交給曾貴帶縣謝良伍之兄謝鼎伍聞知因秋英年輕不便與曾貴同行向曾貴商允將秋英帶回交伊妻伴送謝良伍聞知卽將秋英藏匿鍾世芳赴縣呈催路過謝良伍之子謝冬官等將其攔阻爭鬧遺失裙連卽以謝良伍率子搶毆等情赴控勒傳謝良伍等延不到案謝良伍卽將秋英另嫁與伍惜陰爲妻鍾世芳赴京具控解回該省審明咨部查謝良伍誣指鍾世芳行竊按所誣加等罪止擬杖鍾世芳呈控謝良伍悔婚另嫁得實

其所告謝良伍串差計騙及謝鼎伍等毆搶均事出
有因該省將謝良伍依許嫁女已報婚書再許他人
已成婚律杖八十酌加枷號一個月鍾世芳照申訴
不實律杖一百縣差會同照不應重杖加枷號兩個
月謝冬官等照不應輕等情罪均屬允協應請照覆
嘉慶十七年說帖

毆妻自盡妻父
京控身死不明

東撫 奏李榮山京控伊女身死不明一案查李榮
山因伊女李氏被夫范妮毆傷後自縊身死心疑身
死不明屢在本省呈控又不聽候審斷輒卽來京越

訴殊屬刁健惟事出有因且於未經開檢之先盡吐
實情自願認罪該省將該犯照例擬杖加枷尙無錯
誤惟該犯越訴之罪雖止擬笞亦應於出罪處聲明
輕罪不議至范妮毆傷伊妻致令自縊罪應杖八十
例有專條該省以毆非折傷予以勿論係屬錯誤應
行更正

嘉慶十七年說帖

被通竊賊喊告
其夫與人通竊

山東司 查律載妻妾告夫者雖得實亦杖一百徒
三年又夫毆妻折傷以上減凡人二等須妻自告乃
坐各等語蓋以毆傷其身事關切已是以律准理訴

至通勸賣姦事開本姦名節如據實首告白亦不便
以干名犯義科斷今該司審辦賈氏喊告伊夫趙五
與范王氏通姦欲令該氏跟隨范王氏上街唱曲賣
姦該氏不允趙五復逼令賈氏與范王氏同居詈罵
欲毆賈氏慮及搬往同住仍恐令其唱曲賣姦情急
喊告等情查該氏如無被逼賣姦情節止因其夫與
范王氏通姦輒行控告尙可以干名犯義律擬罪今
因喊告逼姦致將伊夫犯姦之處據實供出並非有
心摘發伊夫陰私且不允賣姦情願隨夫苦度是該

誣告伊夫謀毒
係因迫於母命

氏尙屬貞良之婦伊夫實屬無恥之徒似未便將該
氏仍照妻妾告夫律擬徒該司聲請免議似可照辦
乾隆五十七年說帖

直督 奏王劉氏因伊夫王玉送給伊母劉孫氏糕
塊查看顏色不正劉孫氏疑爲有毒勸令呈控該氏
當向阻止嗣劉孫氏決意主使控告復經該氏央勸
劉孫氏未允並欲自盡該氏被逼無奈始行勉從赴
控實係迫於母命將王劉氏於妻告夫但誣者絞律
上量減一等滿流劉孫氏病故勿議
嘉慶二十五年案

子媳說告伊翁
與起懷疑口味

順尹 咨周張氏於伊夫病故後屢被伊翁周克昌
以藏匿契據等情控告訊明完結嗣該氏被竊首飾
等物擬係小姑七如偷去隨使人寫就呈詞並因周
克昌曾喚七姐抬腿口稱姑娘二字該氏疑係喚已
一併列入致寫呈之人增添情節該氏不知冒昧呈
控事尚有因且到案據實供明若遽擬絞首未免情
輕法重將周張氏依妻妾告夫之父母但誣告者絞
律上量減一等滿流收贖惟該氏既經呈控伊翁則
翁媳之義已絕且周克昌供稱該氏時常外出不安

姚氏教唆婦女
誣告親翁調戲

於室教訓不悛實屬違犯自應斷令離異氏兄張勤
勉不察事之輕重聽從抱告應照不應重杖加枷號

一個月
嘉慶二十四年直隸司案

北撫 咨向擬唆使姚氏誣告氏翁謝華調戲並詐
賊斃命請示一案奉

批此案事關倫紀似應各科各罪向擬教唆姚氏誣告
親翁自應卽照教唆誣告翁姑絞決例擬絞決姚氏
聽從誣告案關倫紀似亦不能爲從論如聽從謀死
胞叔伯兄仍以全罪科之並未見以從論其明證也

姚氏既非七歲小兒又非九十老人向擬何能以教
唆凡人論其詐贓斃命亦係輕罪不議也是否允協
詳核速覆又奉

批律內既有教唆七歲小兒九十老人教唆者以凡論
之語可見案關服制若非七歲小兒九十老人卽不
得以凡論且七歲小兒九十老人例不加刑教唆者
仍以凡論是欲加重也今非七歲小兒又非九十老
人亦以凡論是從輕也謬論是否祈詳核速覆

聯等

謹查此案姚氏應依誣告親翁律較決業於說帖稟

明惟教唆之向疑一犯奉

諭以該犯不能照凡人教唆爲首論

職

等詳加查核律

載卑幼與外人謀親屬者外人造意下手從而加功

不加功各依凡人本律科罪又例載子孫發掘祖父

母父母墳塚如有尊長卑幼或外人爲首爲從分別

服制凡人各以首從論詳繹各條例意是卑幼將引

外人與尊長有犯卑幼應按服制科罪其案內之外

人俱照凡人首從本條科斷並不與子孫一律問擬

此案向疑教唆姚氏誣告其翁謝羣調姦未成姚氏

誣告親翁罪應絞決而該犯向凝與謝羣並無服制
係屬外人自應各科各罪以凡人教唆爲首之條今
該犯復因本案詐贓斃命則應從重照盜役詐贓斃
命例科以絞候該省因例無明文先行咨請部示其
實此案供招尙未審擬到部且案情支離職等擬於
此稿內駁令再審茲將稿尾刪改繕呈說帖伏候
鈞定至前議所引教令七歲小兒毆打父母又教令九
十老人故殺子孫之例詳查此例原因律內有九十
以上七歲以下雖有死罪不加刑其有人教令坐其

教令者之文恐教令之人一概將本罪坐之則教令
故殺子孫罪止杖徒失之太輕教令毆打父母罪應
斬決失之太重故律註分晰言之俱以凡論以昭平
允乾隆五年將律註纂爲條例職等愚昧之見此例
似非概從重論但與此案無涉今業已刪去合併聲
明稿查律載妻告夫之父母但誣告者絞又例載
教唆詞訟誣告人之案如原告之人並未起意誣告
係教唆之人起意主令者以主使之人爲首聽從誣
告之人爲從各等語誠以子婦之於翁姑名分素重

故一經誣告卽擬絞首律內子孫於祖父母父母及
子孫之婦於夫之祖父母父母有犯俱不分首從照
律定擬歷來遵辦在案至教唆誣告之人既與被誣
者並非親屬自應各科各罪仍科以誣告凡人爲首
之條此案姚氏因被夫毆傷往投伊叔姚啟洪理論
途遇弓兵向擬唆令誣告其翁謝羣調姦毆傷同至
巡檢衙門喊告該撫以教唆子婦誣告夫之父母教
唆之人是否卽以子婦誣告之罪罪之抑應仍照誣
告凡人本律加等問擬而聽從誣告之子婦應否照

本律問擬絞決抑應照例以聽從誣告之人爲從減等科斷例無明文咨請部示等因查向凝教唆姚氏誣告其翁調姦毆傷自應照誣告凡人爲首本律加等問擬該犯復詐贓逼令謝宗賢自盡應從重依竄役詐贓致斃人命例科斷至姚氏聽從向凝主唆誣告如所告係屬平人尚可照例科以爲從之條今被告係伊親翁名分攸關仍應依律問擬絞決以飭倫常而肅法紀惟查此案姚氏被夫毆傷意在往投伊叔理論初無控告之心且該氏與向凝並非至戚何

以中途忽聽其一言哄誘卽隨赴巡檢衙門捏奏控告殊非情理難保其中無另有曖昧不明別情該巡檢於此等喊告伊翁調姦有關倫紀之案卽應令其赴縣控告乃輒違例擅受濫差傳訊亦難保無授意衙役詐贓希圖分肥情事案關子婦誣告親翁佐雜擅受濫差斃命未便稍有不實不盡應令研訊確情按擬具題

嘉慶十四年說帖

旋據該省審明具奏將向凝照

誣告人流罪罪止滿流從重依詐贓斃命擬絞姚氏

依誣告擬絞立決等因嘉慶十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奉

旨此案謝姚氏因被謝宗賢毆打奔訴伊叔途遇向凝誘
令捏控伊翁調姦不從將其毆傷該氏係鄉愚無知不
知調姦係何罪名受人愚弄隨口叫喊與向顯倫常自
行干犯者有問至其夫謝宗賢自戕身死亦由向凝嚇
逼所致向凝構釁詐賊嚇逼人命實屬險惡向凝著卽
處絞謝姚氏著從寬改爲絞監候餘依議欽此

秋曉姦婦証告
本夫抑勒賣姦

提督 咨送郝慶曾教唆李張氏控告伊夫李驤子
誘令賣姦等情一案查律載妻妾告夫誣者絞又抑

妻與人通姦木夫杖一百又誣告人杖罪加所
誣罪三等又例載教唆誣告人之案如原告之人並
未起意誣告係教唆之人起意主令者以主令之人
爲首聽從誣告之人爲從又名例載共犯罪而首從
本罪各別者各依本律首從論註云如甲引他人共
毆親兄甲依弟毆兄杖九十徒二年半他人依凡人
關毆論笞二十之類各等語又嘉慶十六年湖北省
審泰弓兵向凝教唆謝姚氏誣告伊翁謝羣調姦毆
傷並向凝詐贓逼魏氏夫謝宗賢一案聲明向凝應

照誣告人流罪律擬以滿流仍照竄役詐贓斃命例
從重擬絞謝姚氏依妻告夫之父母誣告律擬絞立
決奉

旨將謝姚氏從寬改爲絞監候在案此案李張氏在母家
時與郝慶寶通姦嗣因本夫李騾子將張氏迎娶過
門郝慶寶於張氏回門時密向告稱如今不能常在
一處甚是想念不如與婆家鬧散仍續舊好李張氏
答以無法鬧散郝慶寶又稱伊婆家常有尹姓高姓
往來若捏告伊夫引誘外人令伊賣姦到官即可斷

離李張氏應允郝慶寶乘便將李張氏帶出令其至
東華門地方在步軍統領與前喊告聲稱伊夫家有閨
人來往恐誘伊賣姦等詞口訴經該衙門帶回審訊
該氏卽將與郝慶寶通姦之事供出經該衙門將李
張氏郝慶寶等咨送到部訊悉前情查李張氏先與
郝慶寶通姦嗣本夫李騾子將張氏迎娶過門郝慶
寶因不能續姦起意教唆張氏捏告伊夫家引誘外
人令其賣姦希圖到官斷離仍續舊好張氏聽從捏
告其夫係屬干名犯義按律卽應擬以絞首惟該氏

究係婦女無知受人愚弄且到官即將實情供明其夫並未受累亦未釀成別項事端與始終誣執致其夫到官受累者不同情尚可原白應於本律上量從末減以昭情法之平至郝慶寶與氏夫李騾子係屬平人自應依共犯罪而首從本罪各別者各依本律首從論之律科該犯以誣告平人爲首之罪該犯主唆控告李騾子令妻賣姦如果屬實李騾子應依抑勒妻妾與人通姦律杖一百今訊屬虛誣應依律加等反坐於滿杖上加三等杖八十徒二年今該司將

李張氏郝慶寶分別問擬流徒尙屬允當亦與湖北省向擬成案相符惟將李張氏照教唆詞訟以主令之人爲首聽從控告之人爲從例於誣告夫絞罪上依爲從擬流引例究有未協查妻之與夫名分攸關是以誣告擬絞載在下名犯義門內與子孫同科至期親以下卽各按服制遞減科斷並無爲從之文至教唆詞訟分別首從之條係指誣告平人者而言此案郝慶寶與李騾子係屬平人自應依教唆本例科以爲首之罪而李張氏與李騾子關係名分卽不得

以爲從論仍應依誣告夫本律擬絞卽其情節實有
可原亦止應量減擬流至教唆誣告與犯人同罪之
律現有教唆誣告之新例卽不應再援引舊律致滋
歧誤謹將該司所引律條刪去並另擬稿尾錄呈

稿尾查李張氏在母家時與郝慶賢通姦嗣本夫李驤

子將其迎娶過門郝慶賢因不能續姦起意教唆該
氏捏告伊夫家引誘外人合其姦姦希圖到官斷離
仍續舊好該氏聽從捏告實屬干名犯義按律應擬
絞首惟該氏究係婦女無知且一經到案卽行供明

實情其夫李騾子並未受累與始終誣執致其夫到
官受累者不同情尚可原自應於本律上量減定擬
李張氏除與郝慶寶通姦輕罪不議外應於妻告夫
誣者絞律上量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係犯姦之
婦杖罪的決流罪收贖給與木夫領回聽其去留郝
慶寶與李騾子係屬平人應各依本律科該犯以誣
告平人爲首之罪該犯主唆張氏控告李騾子合妻
賣姦如果屬實李騾子應依抑勒妻妾與人通姦律
杖一百今審係虛誣應依律加等反坐郝慶寶應依

誣告人杖一百加所誣罪三等律杖八十徒二年

道光二年陝西司現審案說帖

姦夫教令姦婦
誣捏伊翁誣姦

北撫 題馮彭氏聽從姦夫秦舉朋割傷伊翁馮孔
德莖物一案查乾隆五十年山東省韓氏因與張可
習通姦被伊翁趙剛窺破管束張可習教令韓氏勾
引伊翁拿其柄據使之不敢管束韓氏聽從漸回勾
引嗣趙剛手持利窩遞給韓氏韓氏隨向趙剛拉手
乘機挨攏身畔與趙剛親嘴將舌遞入趙剛口內趙
剛心迷亦將舌尖遞入韓氏口內被韓氏咬落舌尖

姦夫教令誣告
其子不孝律載
教唆詞訟條

誑告伊翁調戲經該撫審將韓氏依毆夫之父母律
擬斬立決張可習依教誘人犯法與犯同罪至死減
一等擬流加重發遣趙剛比照親屬強姦未成例量
減擬徒本部以趙剛被誘心迷將舌尖遞人韓氏口
中已有圖姦伊媳之心韓氏因而咬落與無故逞兇
者有間韓氏應請改爲斬監候至姦夫教令姦婦誣
告其子不孝按律罪應斬候今張可習教令姦婦誣
陷其翁致韓氏身罹重辟情更險惡應將張可習改
照姦夫教令姦婦誣告其子不孝律擬斬監候趙剛

當伊媳勾引之時罔顧倫紀將舌遞入韓氏口內雖未成姦已有圖姦之心未便量爲末減趙剛亦應改依強姦子婦未成例擬軍等因奏准在案此案彭氏與秦舉朋通姦被伊翁捉獲責罵管束秦舉朋教令姦婦乘間割傷伊翁莖物假捏被翁調姦不從情節以圖挾制該氏卽乘伊翁不備將其莖物割傷不惟彭氏一口較韓氏爲重卽秦舉朋一犯亦較張可習尤爲可惡該撫將彭氏擬以斬決係屬按律辦理惟將秦舉朋依教誘人犯法與犯同罪至死減等律擬

教令姦婦誣陷
其子姊弟通姦

流加發黑龍江尙覺情重法輕該司查照張可習之
案將秦舉朋改爲擬斬監候洵屬允協應請照辦

嘉慶二十二年說帖○是年題准見成案

蘇撫 題解五與郭氏母女通姦主唆郭氏誣控伊
子禹尊玉忤逆姦姊一案緣郭氏與解五鄰居素識
解五與郭氏調戲成姦郭氏有女禹大女年已及笄
已許黃宗漢爲妻尙未過門解五見禹大女少女乘
郭氏與子禹尊玉過江收麥又與禹大女調戲成姦
給錢二千文並私訂作妾以圖長久迨郭氏回家詢

悉前由亦願將女改嫁解五解五隨向郭氏說明欲
與禹大女同寢郭氏應允卽聽解五與女姦宿懷孕
禹尊王以伊姊許聘黃門難以再嫁向母諫阻以致
被母打罵里鄰周宜等共聞嗣解五至郭氏家郭氏
言及伊子禹尊王見姊腹大吵鬧不休解五起意唆
令郭氏控告忤逆並以禹大女身孕卽指禹尊王所
姦圖治其罪郭氏未答解五以禹大女彌月將產備
辦小衣等物送給旋聞禹尊王欲與拚命不敢至郭
氏家郭氏詢知解五畏懼情由忿恨伊子阻礙相商

處治解五復行挑唆囑令陷姦控告忤逆方得安靜
郭氏允從解五卽令伺候督臣公出喊叫郭氏回家
私向禹大女說知囑令誣執弟姦禹大女允從郭氏
乘督臣經過攔輿喊控訊悉前情將解五擬斬監候
郭氏發駐防爲奴禹大女擬流收贖等因應如所題
解五合依姦夫教令姦婦誣告其子不孝依謀殺人
造意律擬斬監候該撫旣稱郭氏夫故孀居先與解
五姦通廉恥已喪復縱其女與解五通姦並欲將女
改嫁姦夫以恣其欲甚至因子禹尊王礙眼卽聽從

解五誣送忤逆陷姦胞姊以害其子雖由解五起意
搆毀而母子天性已絕傷化敗倫實爲姦案所稀有
郭氏應發駐防爲奴禹大女聽從誣執弟姦倫理已
絕亦應以常人誣告爲從論減解五罪一等杖一百
流三千里等語查禹大女與伊母姦夫解五通姦又
自許給解五爲妾已屬羞恥全無之人及被伊弟禹
尊玉窺破阻止輒敢扶同解五誣陷弟姦如禹尊玉
姦姊屬實卽罪應斬決今所陷全虛非尋常誣告人
死罪者可比禹大女淫惡殘倫情罪較重應將禹大

女改擬斬監候秋後處決其郭氏與解五通姦被伊
子禹尊王勸阻輒通同姦夫誣子姦姊無恥已極應
改發伊犁給額魯特兵丁爲奴等因乾隆三十四年
四月十六日奉

旨解五禹大女俱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
此 通行本內案

欽差章 奏張丙南與張餘容之妻鄒氏通姦情密起意
商同姦婦誣告本夫聽從逆犯傳給邪經致張餘容
禁押拖斃實由該犯誣陷所致張丙南應照誣告人
姦夫誣告本夫
傳教致令拖斃

因而致死絞候惟該犯因姦起意誣陷本夫情殊可

惡應請

旨卽行正法

嘉慶二十一年江蘇司案

恩因犯姦斷離
被嫌誣告舊姑

順尹 容傅氏因犯姦被伊姑張徐氏送縣斷離後

聽從趙均章誣控徐氏與夫弟張二通姦等情一案

查妻妾毆故夫父母律載夫亡改嫁毆故夫父母與

毆舅姑罪同若妻被出不用此律誠以既經被出則

恩義已絕未便仍照服制科斷至犯姦之婦經官斷

離之後誣告其姑律例並無治罪明文惟被出之婦

毆姑律內旣不應照服制問擬以此隅反則斷離之
婦誣告其姑亦應照誣告平人一律科罪以昭平允
此案傅氏先與李彩通姦被姑徐氏與伊夫叔張二
控縣訊明屬實照例擬結因徐氏不願將傅氏領回
斷令母家具領後該氏復聽從趙均章主唆以徐氏
與張二通姦等情誣控查傅氏犯姦後伊始徐氏不
愿領回卽與被出無異傅氏聽從趙均章將其誣告
已在斷離之後恩義已絕未便科傅氏以干名犯義
之條自應照凡人誣告分別首從問擬該府尹將傅

妄被出誣告舊
家長之子逆倫

氏依誣告人死罪未決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徒役三
年爲從減一等杖一百總徒四年係犯姦之婦杖決
徒贖詳核情罪尙屬允協似可照覆

道光五年直隸
司說帖

河撫 咨朱氏於前夫張見才故後賣與韓孝東爲
妾字據確鑿韓孝東因其悍潑復轉賣與張騾子爲
妻乃嫌張騾子家貧圖返韓孝東家不遂所欲輒捏
稱係韓孝東繼室並誣控韓孝東前妻之子韓騾子
夫婦將其毆傷誣賣如果屬實韓騾子罪干重辟應
將朱氏照誣告人死罪未決擬流加徒該犯姑悍潑

家長主使奴僕
誣告父妾之子

異常人爲母族夫家所共棄現復以逆倫重情赴京
捏控實爲女流中之敗類且照例收贖亦無人承領
應將朱氏量發駐防爲奴

嘉慶二十三年案

東撫 奏已革候補典簿李熙文圖產串囑王存妾

捏查王存係李熙文家奴僕輒聽從李熙文將李熙
文之父妾所生之子李景文誣指爲該犯王存所生
之子訊係李熙文起意與自行起意誣告家長者有
別將王存照奴婢誣告家長絞律上量減一等擬以
滿流李熙文圖得家產串囑家奴王存誣告卽與雇

放出奴僕之孫
應誠不遂誣告

人誣告無異將李熙文依雇人誣告照誘人犯法與

犯法人同罪例滿流

嘉慶二十一年案

江督 咨張紹華誣告楊質中冒認爲僕一案奉

批張聚恒賣給楊姓爲僕至張紹華甫歷三代自不當

准其報捐考試惟張聚恒在日早經伊主楊燦章放

出例得開豁爲良雖不還白契究與現在服役者不

同應否仍依誣告家長大功親問擬交律例館查例

比核等因查律載奴婢告家長及家長總麻以上親

與子孫罪同雇工人減奴婢罪一等誣告者不減又

告大功尊長得實亦杖九十若誣告罪重於干犯本
罪者加所誣罪三等註云謂止依凡人誣告罪加三
等便不失於輕矣又冒認良人爲奴婢者杖一百徒
三年又例載放出奴婢之子女干犯家長及家長期
服以下親依雇工人科斷各等語此案張紹華故祖
張聚恒自幼賣與楊質中已故堂伯楊燦章爲僕改
名張恒服侍楊燦章往川貿易要有妻室嗣楊燦章
不復遠客始將張恒放出並未交還身契張聚恒旋
生二子長名學士次名學禮學士生子張堃均各指

監學禮生子張紹華張紹華欲行應試因被人控告
轉託親友央楊質中向楊燦章之媳楊李氏說合欲
許銀贖回身契楊李氏未允張紹華疑楊質中作梗
輒誣控楊質中誣良爲僕旋經審悉前情查該犯之
祖張聚恒早經放出現在該犯並未服役而張聚恒
之子若於家長之有服親屬有犯例應仍依雇工干
犯定擬該犯係張聚恒之孫其身契並未給還且又
未及三代尙不准其應考出仕良賤終有區別自不
能與平人並論惟雇工告家長親屬若誣告重於干

犯本罪者除干犯輕罪不議例應照平人誣告之案
加所誣罪三等並非較平人誣告之案加重辦理今
該省將該犯張紹華依誣告律加所誣罪二等於所
誣滿徒罪上加三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例案尙屬相
符應請照覆惟查被誣之楊質中係該犯家長楊燦
章堂姪服屬小功該省引用告大功親律雖係干犯
本罪已在輕罪不議之列究屬錯誤再原咨所稱張
紹華等之子孫卽准指考之處亦與定例不符應行
駁令照例報部存案後再行核計俟三代後方准應

考出仕謹另擬稿尾錄呈

稿據此張紹華等均應

如該督所擬完結惟查被誣之楊質中係該犯張紹

華家長楊燦章堂姪服屬小功干犯本罪止杖八十

該督引用告大功親律擬杖九十雖該犯因誣告加

等罪至滿流其干犯本罪已在不議之列究屬錯誤

相應行知該督於案內更正再查例載本主情願放

出爲民者漢人則取具本主甘結報明本籍地方官

咨部存案俟部核覆准入民籍此等放出家奴只許

耕作營生不許考試出仕其放出入籍三代後所生

子孫准與平民一例應試出仕其雖經放出未經呈報者應自報官存案之日起限等語是放出爲民之奴僕必須報官立案三代後所生子孫方准應考出仕此案張聚恒雖早經伊主楊燦章放出惟並未報官存案且自張聚恒放出後由其子張學士等代數核算至張紹華等之子方及三代至張紹華之孫方與三代後所生子孫准其應考出仕之例相符該督聲稱張聚恒已經伊主放出至其孫張紹華已歷三代應開豁爲良俟張紹華張堃所生之子孫方准捐

已放回籍奴僕
誣告家長

子婦僕婦干犯
誣告兩場官賣

考等語仍與定例未合應令該督轉飭確查報部仍
照例以現在報官之日起限自張紹華一代核計至
三代後所生子孫再准應考出仕以符定例

嘉慶二十一年江蘇司說帖

盛京刑部 奏沈益友係佟姓契買奴僕於伊主放其
出戶回籍輒收改名捏詞誣告家長惟係出戶奴僕
應於奴婢告家長與子孫同但誣告者絞律上減
一等擬以滿流

嘉慶二十五年雲南司現審案

福建司 查僕婦干犯家長罪應徒流之犯例無不

准收贖明文通查各司並無辦過似此切對成案惟
五十六年六月內安徽司審辦張氏被翁姑責打受
苦伊母張崔氏起意誣告氏翁彭三強姦子婦並教
令伊女隨同誣執一案經本部審將張氏照誣執翁
姦斬罪上量減擬流收贖聲明未便給還伊夫完聚
亦未便斷回母家將該氏交城變賣在案此案張氏
係德僧額家奴張九子媳黃瑞係張九之壻先因黃
瑞之妻被德僧額斥管黃瑞挾有嫌隙嗣張氏之夫
張春兒被主捆責黃瑞主唆該氏捏稱被主拉姦並

向氏父張瑞訴知張瑞信爲實情赴城控告審將黃
瑞照誣告充軍抵充軍役例發黑龍江爲奴張氏照
誣告家長絞罪上量減擬流照律收贖等因職等查
奴僕有犯罪與子孫同安徽司審辦之張氏聽從伊
母教令捏稱被翁強姦量減擬流收贖核與現辦之
張氏聽從黃瑞唆使捏稱伊主抗姦情事相仿且該
氏到官卽行供明似應准其收贖惟是該氏旣因聽
唆誣捏未便再留原主服役致滋事端應交城變賣
將價給主以昭平允

乾隆五十九年現審案說帖

奴僕誣告家主
雖得實亦治罪

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總理事務王大臣奉

上諭本年恩詔赦款甚多但奴僕告家主之案名分攸關
情罪可惡毋得援恩詔赦免蓋凡官民人等身蹈過愆
大干功令者自然不能掩蓋且無人不可舉首斷不容
奴僕挾制短長妄行首告而紊尊卑之定分也嗣後遇
有奴僕首告家主者雖所告皆實亦必將首告之奴僕
仍照例重治其罪爾等即交該部通行曉諭永著爲令
欽此 通行已纂例

奴僕挾嫌誣告
家主占奪伊妻

河撫 咨關言誣告家主寶長裕占奪伊妻將關言

此例載奴婢毆
家長條嘉慶六
年已修改

擬遣一案查例載家主將奴僕之妻妾妄行占奪卽
將伊主發黑龍江當差如伊主並無姦占情弊而奴
僕誣告其主者卽照干名犯義律從重治罪又干名
犯義律子孫告祖父母父母但誣者絞若奴婢告家
長與子孫罪同各等語此案關言本係隻身立契賣
與寶長裕爲奴業已服役年餘是其主僕名分已定
嗣因欲竊主母房內銀錢被寶長裕聞知不肯容留
雖給還文契責逐外出而恩義未絕名分尙存該犯
輒敢懷嫌捏造寶長裕霸占伊妻陳氏等情詞誣控

準情定罪自應將關言依奴僕誣告其主照干名犯
義本律擬絞以正厥辜該撫引凡人及卑幼誣告期
功尊長加等治罪之條擬以發遣與律殊未允協應
令另行妥擬去後旋據遵駁將關言改依奴婢告家
長與子孫告祖父母父母同但誣卽絞律擬絞立決
乾隆四十一年案○照平反節要錄

雇工誣告家長
更娶分居之妻

奉天司 審辦楊沈氏喊控李三與王邱氏同食鴉
片煙等情一案查律載有妻再娶妻者杖九十後娶
之妻離異歸宗又奴婢謀殺舊家長者以凡人論誣

云不言雇工人舉重以見義各等語此案楊沈氏因受雇與王柁家服役王柁之父王士英先娶李氏生子王楹王懋又憑媒更娶邱氏爲妻生子王柁王士英將邱氏母子搬出居住王士英故後邱氏母子用度俱係李氏之子王懋付給王柁先後雇李三李二楊沈氏在家服役李三私自買食鴉片煙經楊沈氏瞥見嗣楊沈氏向李三索討分受打掃錢文李三以主人並未發下楊沈氏不依爭鬧被李二將其毆傷王柁聽聞生氣將楊沈氏並李二李三一併辭出楊

沈氏因被李二毆傷又經主人撻逐心生氣忿遂捏稱李三與王橘之母邱氏同炕食煙同屋住宿等情赴坊喊告由城轉送到部審悉前情查楊沈氏雖係受雇王橘家傭工惟王橘家用度俱係嫡母李氏等付給與別籍異財者不同論統於所尊之義自應以李氏爲家長邱氏係王士英有妻更娶之妻按律本應離異因王士英已故術情酌斷准其母子相依過度是邱氏不得爲王士英之妻卽不得爲楊沈氏之主母遇有干犯似無名分可言且奴婢雇工人之於

家主合則有恩散則恩絕故律載奴婢謀殺舊家長者以凡人論查奴婢重於雇工舉奴婢而雇工可知謀殺重於誣告言謀殺而誣告可知今楊沈氏誣告邱氏各情既在辭工之後自應以凡人科斷該司將楊沈氏依凡論照例擬軍尚屬允協惟楊沈氏受雇與王橋家服役二年有餘因挾攆逐之嫌輒行誣控情殊刁詐所得軍罪若照律收贖未免輕縱可否比照婦女翻控監禁之例酌量監禁以示懲儆之處恭候

蒙古人誣告其
父照刑律擬罪

鈞定 道光十一年說帖○讞出雇工挾家長掃逐之嫌
尋蒙報復應參看道光十三年通行

理藩院 咨查台吉達什扎布誣告伊父棍布扎布
應擬何罪一案查向來蒙古人有犯如蒙古律內並
無治罪專條者即照刑律辦理此案台吉達什扎布
誣告伊父棍布扎布按照刑律應擬絞決惟該犯係
在蒙古地方犯事應由理藩院自行酌辦請交該司
片覆 片查刑律載子孫告祖父母父母雖得實亦
杖一百徒三年一事誣即絞等語此案台吉達什扎
布控告伊父棍布扎布各款審實一款審虛五款按

照刑律達什扎布應照予告父母一事誣卽絞律擬
絞立決惟該犯係在蒙古地方犯事相應咨覆理藩
院自行酌辦

嘉慶十七年直隸司說帖